

HONG KONG BOOK REVIEWERS

香港書評家

總第7期 2017年12月

唐至量 綻放在冬季的絢爛百花

【名家系列・古松律政詩評論專輯】

黃維樑 沉思翰藻錄(三則)

黃坤堯 香港作家的獨白——趙曉彤的新著《織》

迎晴 大江圓夢——長篇小說《風雨葛洲壩》讀後感

戴方 論犁青作品的藝術特色

陳浩 不負時代賦予的莊嚴使命——周思明的文藝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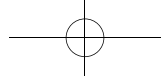
本期作家陣容(依目錄順序)

張繼春 林璟陶 陳丹穎 楊海英 盼耕 張再學

江心福 張高賢 林秉傑 夢蝶 凡夫子 木子

吳長青 劍厚 徐國強 陳慧雯 李遠榮

香港書評家協會 主辦



香港書評家

香港書評家協會理事會 (2014-2018)

名譽會長：張詩劍 蔡麗雙

榮譽會長：賴榮春 于迅 王世逸

顧問：張繼春 陳娟 盼耕 李遠榮

戴方 夏智定

創會會長：胡少璋

會長：徐國強

副會長：唐至量 張穗強 江燕基 宋詒瑞

羅光萍 潘群 鄭炯堅

秘書長：張穗強 (兼)

司庫：江燕基 (兼)

常務理事：張初考 陳樺 春華 阮衍章

陳朝暉 鄭敏凱 陳慧雯

聯絡地址：香港荃灣享和街都城大廈17/F E座

電郵：kkt2012@yahoo.com.hk

香港政府註冊號：REF.CP/LIC/SO/19/21225

會刊《香港書評家》

香港書評家協會主辦

《香港書評家》雜誌社編委會編輯

刊頭題字：唐至量

督印人：徐國強

主編：唐至量

編委：宋詒瑞 張穗強 江燕基

潘群 鄭炯堅 陳慧雯

聯絡地址：香港荃灣享和街都城大廈17/F E座

電郵：cltong2008@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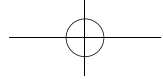
香港政府註冊號：REF.CP/LIC/SO/19/53772

承印：深圳市深港秀麗印刷有限公司

電郵：308995719@qq.com

稿約

1. 本刊立足本土，歡迎本港作者評介本港作者或外地作者作品的文章；同時面向海內外，歡迎外地作者評介本港作者作品的稿件。由於版面所限，來稿信息類請在600字內，評論稿在1600字內。
2. 來稿如曾經發表，請注明何時發表於何報刊。
3. 來稿時請附真實姓名、聯絡方式，發表署名自便。所有來稿文責自負。
4. 來稿請製成電子版，投放本刊電郵信箱。
5. 本刊有權決定來稿是否刊用或刪改，如不願被刪改請來稿時注明。
6. 本刊不設退稿，不設稿酬。作品一經發表，贈送當期刊物2冊。
7. 本刊暫定為不定期刊物。



目 錄

【卷首語】

- 唐至量 綻放在冬季的絢爛百花 4

【名家系列・古松律政詩評論專輯】

- 張繼春 兩岸四地「法律與文學」的一朵奇葩 ——評古松的《法律與文學》 5
- 林璟陶 詩法同行 香港第一人 8
- 陳丹穎 彰顯律政詩人的多情與睿智 ——漫談詩集《客裡相逢》 12

【詩論】

- 黃維樑 沉思翰藻錄（三則） 15

【作品評論】

- 黃坤堯 各說各話：香港作家的獨白 ——趙曉彤的新著《織》 16
- 迎 晴 大江圓夢 ——《石破天驚》之第一部《風雨葛洲壩》讀後感 19
- 楊海英 傳奇的人物 傳奇的故事 ——讀詠康長篇散文《紅色季風》 21
- 盼 耕 挑人性之刺 剗社會之疽 ——讀江燕基《百味雜陳》 24
- 張再學 走過喧囂心無塵埃 ——讀禾素作品隨談 26
- 江心福 感恩之情文思泉湧 ——欣讀潘群新著《不忘初心》感想 28
- 張高賢 淡淡著墨 韻味悠永 ——讀《記憶的碎片之「喬遷」》 29

【詩品】

- 戴 方 論犁青作品的藝術特色 30
- 林秉傑 美麗的密碼 ——解讀陳慧雯十四行詩《年輕的日子裏》 34
- 夢 蝶 埋藏在心底的美好 ——招小波詩歌《我曾是她腰間的一件掛玉》賞析 35
- 凡夫子 林智育的佳聯妙對 36
- 木 子 淺談「五十六個民族同聲歌唱祖國」中的“三美” 38
- 吳長青 又見芬芳 ——《向雲新詩選》序 39
- 劍 厚 詩歌，是靈魂之水的自然流淌 ——詩陳利平的詩 40

【旅遊文學評論】

- 徐國強 一代人的蘇俄情結 ——讀吳國梁的詩詞《俄風蘇情》六首 41

【同行借鏡】

- 陳 浩 不負時代賦予的莊嚴使命 ——周思明的文藝批評 43

【創作心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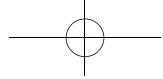
- 陳慧雯 文學探索與創作之旅 45

【作家印象】

- 李遠榮 金庸的業餘愛好 47

【詩/圖配】

- 唐至量 生活 ——拾紙皮阿婆的一天 封底



【刊首語】

綻放在冬季的絢爛百花

當編輯完本期最後一頁,再回過頭來看封面,神經末稍不禁輕輕顫抖了一下,哦,十二月了,二零一七年悄無聲息地走進了尾聲。也許是因為人近黃昏的緣故罷,這三五年來愈來愈感到日子過得像當下不停變化的交通工具,年競一年地加速提速,許多原本要做的事情還沒有來得及做,而時間就偷偷溜走了……

好在本會的一眾同人早早就為刊物的正常運作周詳籌劃了。

現在能夠如期展現在各位面前的這份刊物便是編委會和作者們共同的智慧加努力的結晶。

本期匯集了二十二位作家評論宏文,評點了二十位作家的代表作品。評者和被評者多為文壇名宿、學府教授,或為傳媒主筆、社團領袖,在各自專項領域中皆屬翹楚人才,尤其在文學方面建樹甚豐。這從文體、題材的豐富多樣性上就完全體現出來。可以說,本期內容猶如晴朗夜空閃爍著粒粒星光;更是綻放在今個冬季的絢爛百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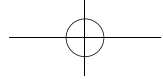
很值得欣喜的是,辦刊三年來,一直得到香港乃至內地文壇諸多前輩賢達、青年俊彥的支持,這種支持集中體現在慷慨賜稿上。本期約稿亦如此。幸獲古松教授允許,本期【名家系列·古松律政詩評論專輯】順利推出。同樣,黃維樑教授、黃坤堯教授、戴方先生等的弘文大作,無一不是懷著滿腔熱忱對我們,也是對文學的一種支持。本刊得以刊出這些弘文,是本刊之幸,也是本刊讀者之幸。

在當今百花齊放的文學刊物中,本刊作為一份以文學批評為主旨、以扶持文學創作為目的,獨標一幟,團結文友攜手共進,在香港文壇應是有其積極作用和獨特意義的。在情在理都應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注與支持。

正因此,本刊才能夠在香港社會這個不用正眼看文學的地方堅持了三年。

希望再堅持下去。☺

唐玉蓮



【名家系列·古松律政詩評論專輯】



【詩人簡介】古松，曾就讀於台灣、英國及香港大學，獲碩士學位。一九八〇年入香港政府律政署，任刑事檢控官；一九九八年，獲擢升為律政司總刑事檢控官。又自一九八三年至二〇〇一年，於澳門東亞國際公開大學為兼任教授，負責主講法律、哲學及社會哲學史等；又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七日起，於香港警務處警察學院為榮譽顧問；深圳大學文學創作研究中心為高級研究員。

大學期間，主修文學；閑餘則寫詩填詞。於中英文報章雜誌撰詩評文外，且先後出版詩集、詞選十冊，素有『律政詩人』美譽。作品新詩有：《庭裡庭外》、《松濤依舊》、《清風幾許》、《悠悠歲月》、《咫尺天涯》、《古松短詩選》，詞有：《舊盟都在》、《且伴春狂》、《信是有緣》、《無限思量》。

兩岸四地

「法律與文學」的一朵奇葩

——評古松的《法律與文學》

■ 張繼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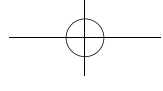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素享「律政詩人」和「香港『法律與文學』第一人」美譽的古松（鄧永雄）先生，三十年來孜孜不倦地埋頭探索、研究「法律與文學」，獨樹一幟，卓有成效。除了創作了大量優雅的涉法詩詞外，也經常發表一些對「法律與文學」的研究論文以及對涉法文學作品的評論。2011年，他甄選了一些精粹的論文和評論，結集出版了他的第十五本文學作品集——《法律與文學》。這是一本內容豐富、脫俗新穎、風格獨特、文采斐然的文學評論集，是兩岸四地「法律與文學」的一朵奇葩，是為

「法律與文學」立下的一塊奠基石。

為了便於評析，筆者姑且把《法律與文學》的內容分為三部分：一、對「法律與文學」的研究論文（共五篇）；二、排在每篇論文或評論之前的涉法新詩（前行詩）（共二十一首）；三、對涉法文學作品的評論（共十五篇）。

深入淺出 言簡意賅

先簡析五篇對「法律與文學」的研究論文。



這五篇論文，古松並不按照傳統的排法，將其歸類排在一起，而是分散開來，或前或後，穿插排在文學評論之中。這大概是古松擔心將理論性的文章集在一堆，讀者可能會感到沉悶，所以使出這一妙招。其實，他的擔心是多餘的。讀者感不感到沉悶，關鍵在於作者文筆的優劣。古松的論文，用詞精準，輕鬆詼諧，深入淺出，言簡意賅，筆者五篇連着讀，也一點兒不感到沉悶。

從內容上看，這五篇論文固然還算不上是對「法律與文學」的有系統的理論研究，但它已從多方面對這一課題進行了實質性的探討，並提出不少富建設性的建議。在論文《淺釋「法律與文學」》中，古松闡釋了何謂「法律與文學」、它包含了哪些內容以及研究它有何意義等問題。《漫談法律與文學創作和學術自由》一文，則強調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受到法律保護。這些論文是對「法律與文學」的解惑和定調，是為登門者鋪設的階梯，是入門的基礎課。

古松是兩岸四地「法律與文學」第一人

不過，古松有些見解，筆者未敢苟同。

在《法律與文學在港台的發展》一文中，古松認為，「在推動『法律與文學』方面」，台灣「比內地和香港早走一步」。筆者覺得此一論斷頗有商榷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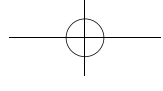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曾任法官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堪稱世界「法律與文學」第一人。他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最早提出這一課題。1988年他出版了專著《法律與文學》。在東方，2003年，台北律師公會舉辦了一個「法律與文學」徵文比賽，得到了一些作家學者的關注和參與，算是打開了一道探索之門。2006年深圳大學開始舉辦零散的有關專題的演講。香港大學於2011年開始設立「法律與文學」雙學位課程。古松大概是根據上述資料而得出台灣「早走一步」的論斷。

其實，之所以會得出這一論斷，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古松刻意把曾在這一領域裏做出了重大貢獻的自己完全摒除在外。事實是，在本港，早已出了一位精通古、今、中、外、詩、詞、文、法的全才詩人古松。他對「法律與文學」這一課題的開拓與探索，比台北律師公會的創舉要早得多。上世紀末，在他榮任香港律政司首位總法庭檢控主任之前，便已在「法律與文學」這片孤寂的蠻荒之地上默默耕耘了十多年。早在1987年和88年，他便在香港《第一線週報》恆設的涉法現代詩專欄《庭裏庭外》上發表詩作，且持續了兩年。1997年，他出版了《庭裏庭外》，2001年又出版了《悠悠歲月》，這兩本詩詞集收入的大都是他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創作的、以詩詞形式反映法律題材的作品。同時，他還把目光投向文學名著，寫了不少書評。所以有人稱他為「香港『法律與文學』第一人」。可是，為人謙遜的古松卻說，這一切大多「止於個人創作」，不算數。台北律師公會的創舉值得褒揚，也許在舉辦相關活動方面，台灣確實拔了頭籌，可惜只是閃光一現，再無後續行動。而從個人貢獻的大小，以及對該課題探索的持續性、廣泛性等多方面看，「先行者」應該是香港的古松。古松先生不僅是「香港『法律與文學』第一人」，也是「兩岸四地『法律與文學』第一人」。

詩法同行 詩文齊輝

現在來欣賞二十一首前行詩。

2010年，作家出版社曾為古松出版一本詩文集——《詩法同行》。筆者第一次見到這一書名時，眼前倏然出現了一道夢幻般的奇景：藍天下，多愁善感、婀娜多姿的詩歌，正深情脈脈地挽着不拘言笑、規行矩步的法律，在海灘上卿卿我我，款款而行。那意象是那麼充滿詩意，那麼極具美感。如今，古松在《法律與文學》中，不僅內容上，更在形式上，從裏到外全然「詩法同行」了。這是形式



上對「法律與文學」的一次探索。翻開《法律與文學》，筆者彷彿見到二十一首像天真爛漫的孩童又像亭亭玉立的少女的前行詩，引領着二十篇峨冠博帶的論文和評論，笑盈盈地從字裏行間走出來。

這二十對詩文，一詩一文，相映生輝，可說是絕配。這是古松的又一妙招，也是一項創舉。妙在何處？讀者不妨任選一對詩文，先讀詩，後讀文，再來它個回馬槍，定然會覺得自己彷彿「更上一層樓」了。

古松的絕活——一邊評文學，一邊講法律

最後來看看十五篇對涉法文學作品的評論。

這些評論短小精悍、精緻雅趣，猶如十五顆晶瑩剔透的明珠，一篇比一篇精彩。這部分是《法律與文學》的精華。

古松所評析的這些名著，百十年來，評論它的文章不知凡幾。不過人們通常是從社會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或藝術的角度去評析，鮮有人從法律角度去探討，古松的評論恰好補長了這塊短板，拓展了研究這些名著的新內涵。不僅如此，古松書評的最大特色、不同於一般書評的最大亮點，則在於他常藉着作品所描述的案例，比照香港，即場講解一些法律常識，以增進讀者對法律的認知。這是古松的絕活，是令一般書評家難以望其項背的獨門武藝。例如，古松對莎士比亞劇作《馬克白》的評析，似乎側重於探討莎翁的法律觀點。謀殺無疑是公認的罪行，但在古代，為復仇而殺人則普遍被認可，而莎翁則「不以為然」。提及教唆罪，古松立時比照香港，指出：香港法例第221章第89節亦有相關罪名：「任何人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另一人犯任何罪行，即屬同一罪行，有罪。」

狄更斯通過《荒涼山莊》宣洩他對高昂的訴訟費用和不合理訴訟程序的不滿。一宗遺產爭奪案，由於各方濫用法律程序，令訴訟者蒙受巨大損失，最後竟花光了遺產，連山莊也沒有了。今日香港，何嘗不也如此。古松在文中慨嘆道：「為了訴訟，很多人破產」，「自有律師以來，訟費一直高企不下」，「窮人依然被摒棄在法律門檻外」，於是，他聲嘶力竭地呼籲：「『法律援助』應該更全面地推行，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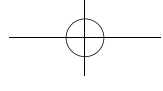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卡繆通過《異鄉人》表達了他對不公平審訊制度的不滿。品行證據一般都不被視為定罪的依據，但在《異鄉人》中，主角莫克索的品行竟被法庭接納為證據，判他罪名成立，並處以極刑。卡夫卡則通過《審判》，表達他對奧匈帝國刑事程序的不滿。小說《審判》所描述的審判則更加荒誕，主角K沒犯任何罪，卻突然被捕。他不知為何被捕，也不知被誰逮捕，最後連為何被處死也不知道。……

這十五篇書評是對「法律與文學」的探索，也是一次生動的示範。

《法律與文學》應納入文學史中

走筆至此，愈寫愈覺得「法律與文學」是一具有廣闊探索前景的新課題；《法律與文學》是探索「法律與文學」的一大成果，是一部具時代意義的文學著作；而其作者古松先生探索「法律與文學」長達三十年，貢獻良多，堪稱個中翹楚。筆者認為，以上三者是文學星空中三顆耀眼的新星，在香港和中國文學史中，都應佔有一席之地，不應被忽略。^①

2017年5月20日於香港



【名家系列·古松律政詩評論專輯】

古松：詩法同行 香港第一人

■ 林璟陶

2004年春天，參加一個文學團體組織的珠三角採風團時認識古松，不笑的古松，外表十分嚴肅，予人一種生人莫近的感覺，但一旦攀談起文學、法律，他會立刻變了另一個人，侃侃而談，滔滔不絕。

當年旅途中，古松贈送一本他的新詩集《咫尺天涯》，我立即翻了一翻，內容很新鮮，卻不易理解。回香港之後，仔細讀了每一首詩，讀出了一些感覺，並有感而發寫下了《以情傳播真善美》一文。數年下來，有幸參加古松召集的各類聚會，接觸多了，從而了解到一個更加真實的他。古松，原名鄧永雄，在法律界和文學界頗負盛名，因而享有「律政詩人」的美譽。將法律與文學融合一體，為文學培植了一片獨特的土壤，古松是香港的第一人，在這個領域上，他功不可沒！所以，法律與文學，已成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古松喜好文學，尤其是舊體詩詞，源於父親的影響。他說父親平素閱書，每有佳句，定必抄錄下來細嚼，並常命他細讀，父親到90高齡時仍保持這種習慣。父親對文學的熱愛，使他自小受到熏陶。從小學開始，他就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小學五年級已在《華僑日報》之「學生園地」發表第一篇散文，題目為《秋天》。在台灣政治大學時，與中文系同學林嵩山來往頻密，大家都酷愛文學，經常切磋，不時對中外文學交換意見，並相互投稿到對方主編的雜誌。林嵩山擅寫元曲，古松自己卻愛上了宋詞。他的第一首詩《大禹嶺下》，1969年發表於《政大僑生》雜誌。大二時出任《政大僑生》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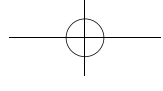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社社長，開闢了現代詩頁「荒原」及古體詩頁「海燕集」兩個欄目。在政大的4年，對他日後的文學創作影響既深且遠。校園的文藝氣氛，學習環境，以至學系對刊物的支持，都讓同學一展所長，這是當時香港一般大學難以企及的。愛好文學的同學來自不同學系，閒時常聚一起，談詩、談翻譯，往往至通宵達旦。那時還喜歡與同學拜訪著名詩人、作家，並舉辦不同形式的文學座談會，這些廣泛的接觸都成為古松追求文學志趣的原動力，因而令他對文學的熱誠有增無減。

感性文學作家 鐵骨情深

古松以心寫詩，憑詩寄意，以詩抒懷。情無時不有，愛無處不在，既濃又淡，似淡卻濃，又苦猶香，思念也是甜蜜，因而開創了一種鐵骨情深的清新詩風，表達了一種灑脫豁達、自我超越的境界。

在古松筆下，情的彩帶穿梭古今，緬懷古人憶故人，背負的重與輕，牽發了無窮的想象力。看，輕輕柔柔，唯恐驚動伊人，娟娟細語，只怕吵醒美人，明眸、笑容、秀髮、玉膚、香氣，串成長長思憶。點點滴滴，柔情匯成長江黃河；飛飛絮絮，思念灑遍神州寰宇。剪不斷，情長存；放得下，愛永在。愛的暖流穿越時空神靈，還我豁達，來一回瀟灑。其文其情，膩而不厭，癡而不痺。纏綿如濃酒，醇香似咖啡。詩韻悠悠，餘音迴響，「我是我，你是你，連記憶也是。」

古松既受中國傳統思想的陶冶，也受西方文學



的浸染。因而他的思想既傳統又開放，感情固執而奔放，語言既現代化又生活化。他以清逸的調子，以動人的詩章，奏出了細膩輕快、款款情深的優美旋律，表達出對愛情的執著和眷戀。詩中不乏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的紅顏知己，反映了他無悔的愛。他的詩詞風格，頗有李後主長情的影子，也有蘇軾豪放的性情，還有徐志摩的浪漫風格，是一個感性文學愛好者情真意切的生活寫照，是一種赤裸裸的表白。

文化傳承應大膽創新

古松偏愛宋詞，而填詞卻自成一格。當中涉及到對文化傳承的看法。他稱，文化傳承可以是刻意的模仿，也可以是不經意地學習。傳承不是食古不化，硬搬照抄，而是在傳承中應大膽創新，才能古為今用。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形式，如唐詩、宋詞、元曲等各領風騷。現代人填詞，仍需遵循古詩詞格律，但無需執意仿古，應在內容和用語方面切合時代，遣詞用字力求推陳出新，可擷用當代詩人語句，這樣除能表達時代特色外，亦有助建立個人風格。他自己填詞時，便用古人的格律，再將現代人的思想、語言、習慣融會其中，既有古韻，又帶有時代的氣息。

感人的作品大多都流露了作家的性情。作家親歷其境，觸景生情，或感懷身世，直抒其胸，意真情濃。不管現代詩的創作或填詞，他認為，作品應展示個人內心世界的真善美。生活上的一些瑣事，觸發詩人的靈感，成為詩歌的內容，作品便較易獲得共鳴。其實，讀古松的詩，要真正理解其思想內涵，才能領略他心中的愛。古松是不折不扣的本土詩人，在他帶有淡淡西化情調的詩詞中，表達了濃濃的愛國情懷。儘管他持有英國護照，但這不影響他的中國心。在香港回歸前，他自稱自己是香港人，香港回歸祖國後，他動情地告訴大家，「我是中國人」。他在詩中寫道：「僵硬了二千年的肢體／在我靜靜地親近妳時／竟也無法動彈／想你仍當

感受到／我接近你時的怦然心跳／就是那麼一瞬／我倆已在時空融成一體……」他說，愛國不是掛在嘴邊的，而是要真心，要有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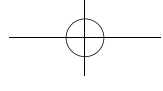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促進兩岸三地文學交流

從香港回歸前到現在，他從無間斷地奔走於兩地，身體力行地實踐自己的宗旨，經常參加文化和法律界的各種交流活動，為兩地的溝通和交流建言獻策。為了進一步推動兩岸三地的文學交流，2006年，他聯合了內地、香港、台灣的著名教授、專家、專業人士、律師等創立了「兩岸三地作家協會」，組織深圳大學、台灣大學、台灣政治大學、香港大學學者到內地及台灣訪問交流，為促進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他本人多年來亦經常應邀到台灣大學、台灣政治大學、深圳大學、貴州工業大學、海南大學、內地檢察和司法機構、台灣高院等高等學院和政府機關講課，近年主講的題目集中「法律與文學」。

談及兩岸三地文學的差異，古松深有體會。內地的文學發展曾出現過一段真空期，對西方文學缺乏了解，但近幾年已在急趕直追；台灣受英美法德現代文學影響較深；香港融匯了兩岸文化精粹，並保留了傳統的文學價值。他特別提到，深圳和香港是一個文化母體，沒有語言的隔閡。從文學創作的角度，深圳小說和散文的創作比香港好；現代詩創作，深圳和香港不相伯仲，當翻譯外國文學，深圳不如香港。他希望隨著兩岸三地文化的進一步交流合作，文學創作提升至一個新的境界，三地文壇呈現更加蓬勃融合的新氣象。

律政詩詞開拓文壇新風

文學與法律，古松不離不棄。古松與法律結緣，亦頗為神奇。酷愛文學，修讀西洋文學系，執教鞭是順理成章的事。1971年，古松從台灣政治大學畢業回港教書，1975年至1976年赴英國基爾大學



進修教育專業，返港後在一間中學擔任英國文學科的科目主任，同時在香港大學深造。好學的古松，更勇於挑戰，希望在人生上尋求突破。1980年，當時政府首次公開招聘「平民檢控官」，以改變由警察轉為檢控官的舊體制。他認為時機來了，決意一試，報名並參加考試，終於從700多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成為20名幸運者之一，成功考入了政府律政司署，接受刑事檢控官的訓練與刑法的專修。由此開始了他20多年的律政生涯，不僅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捩點，更獨創「律政」詩風，為香港詩壇增添了嶄新的體裁。他把法庭所見所聞所感化為詩句，法理情貫穿他的詩章，豐富了詩歌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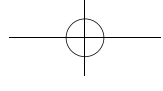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詩法同行，唯有古松。古松在法律與文學的創作上，凸顯個性，他回憶道，最初幾年的檢控工作，幾乎與文學絕緣。後來部門人手增加了，工作流程有所改善，有點時間，他的詩意急不及待就跑了出來。他習慣於每天上午7:40到辦公室，利用上班之前的一個多小時進行自由思考，並將法庭的見聞疾思揮筆成詩。1987年，《青年周報》和《第一線周報》邀請他撰寫專欄「庭裏庭外」，以新詩形式表達法庭內外的感思。寫了兩年，至1996年結集成「庭裏庭外」一書，這應是法學與文學相結合的雛形。雖然他的工作以法律為主，但以詩詞的形式來表達檢控生涯中的人事，在香港絕無僅有，並由此而開創了兩岸四地文學研究的新領域，影響深遠。他感慨而言：「我沒有放棄對文學的興趣和理想，動力源於自己對文學的執著和堅持，我是在牢獄與緩刑之間徘徊，雖然每天面對形形色色的罪案，但我的精神是想往真善美的。職業，是謀生的手段；寫詩，是靈魂的寄託。」因此，在詩中他以旁觀者的角度，一方面闡述法律的公正，一方面又抒發出對被告無知的憐憫。

文學重情，法律講理。那麼，古松的詩法作品是如何把握法理情呢？「不管新詩或詞，我都是以情為主。沒有情感的詩詞，讀來乏味，更何況詩詞的形式都不大適宜說理，而我的詞多以描述為主，輔以對人事的感受。從高等法院路過行人的心

情到律政司署旁邊的一棵古榕樹，對我都有所啟發，庭內則由法官到庭警，被告到證人，甚或與時任大律師、現已獲委為高等法院的法官唇槍舌劍，都成了我筆下描繪的對象。作品中或許有隱喻式的說理，卻絕無滔滔雄辯。反而邏輯的推算，只見諸引導證人做供和盤問被告時的一種手法，對詩詞創作影響甚微。」

法律與文學，在香港甚至內地都是一門新的研究課題。作為權威者，古松對這個課題有深入的研究和精闢的見解。他介紹說，法律與文學這個命題，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表面看來，它像是討論文學作品中牽涉到法律的理念或程序。七十年代前還沒有人提出這個命題，但卻有很多作品包括小說和詩歌，內容或主旨都與法律有關。外國文學名著如莎士比亞、狄更斯、托爾斯泰等作品都是法律與文學的組合；中國不少作品《竇娥冤》《十五貫》《包公奇案》《秋菊打官司》等都與法律沾上邊。直至七十年代中，曾任美國法官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波斯納大力提倡，並出版《法律與文學》一書，可算是開創人。1988年此書出版後，學界便開始有了這一命題和對這個範疇的研究。現在美國很多大學都設有這門課程。

法律與文學互相關聯。他指出，研究法律與文學，不能單純地研究法律與文學作品。他的範圍還涉及修辭、誹謗、名侵、版權、抄襲等等，因為法律與文學的關係千絲萬縷。文學是描述人和社會的生活、感覺、關係、內心世界、經驗和聯想等。而法律並非無中生有，它是社會和人之間的一切有形無形的接觸結果而產生的一些規範，而這些規範需要遵守，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習慣。從西方文學的角度來看，律師出生的作家，更能表達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更能準確地針對法律與感情之間存在的問題。很多文學作品如小說、戲劇、詩歌中都明顯地表現出對制度和規範的不公而產生不滿，如托爾斯泰的《復活》，罪犯是一個妓女，牽涉了審判員在良知與法律上的取決。卡夫卡的《審判》談論了很多刑事程序的不公正，更大肆抨擊濫用法律的



掌權者對人們所造成的遺害至深。法律哲思融於作品中，為讀者提供了思考的空間。又如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不但深刻劃了法理和人情的關係，且論述了人性與法理的衝突。至於修辭方面，法律工作者在文學方面的造詣，有時比作家更老練，如法官鄧寧勳爵的判詞鏗鏘有力，富有詩意，便是一例。司法官的判詞，控辯雙方的陳詞，必須無懈可擊，故文字的修飾極為考究，由於法律要求嚴格，在撰寫文辭方面，絕不能馬虎了事。至於詞匯的運用，也不比作家遜色。很多這類的涉法創作，本身猶如一篇感人的短篇小說，說明文學中的修辭學和法律息息相關。

究其實，文學與法律關聯緊密，文學作品的內容或涉及影射某些人事、或抄襲別人作品，這些就牽涉了誹謗、版權等問題，都與法律扯上關係，不可分割。再說，作為文學作品的作者，通過對法律知識和程序的認識和了解，有助於加強文學作品的邏輯性及合理性。因此，法律和文學是相輔相成的，對它們之間的關係展開研究是很有意義的。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課題的研究在內地業已起步。作為法律與文學研究的開拓者，古松認為自己有責任使這個研究步向正規化，故他樂意提携後輩。在他的影響下，深圳大學兩名碩士研究生選擇了法律與文學作為畢業論文的題目，並請他擔任指導老師。其中一個學生以《萬家訴訟》為研究對象，從文學中對法律作出探討，體現中國法制意識的逐漸增強。


傳播真善美 境界無邊

古松出版了13冊詩詞集，傳遞大愛的精神，表達對生命的熱愛和尊重。他為香港詩壇注入真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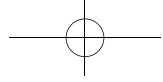
美的活水，陶冶人們的情操，淨化人們的心靈。而傳播真善美正是他孜孜不倦追求的境界。攻讀西方文學的他擅於翻譯，有些詩集中英對照、或寫英文詩，把真善美的光輝向全世界傳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發揚光大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法庭上是凜冽正骨的氣概，詩詞中為鐵漢柔腸的呵護。外剛內柔，性格迥然不同卻又融合為一體，給予讀者的是一首首感人的詩篇。不過，有人說，他的詩不易讀懂，古松對此莞爾一笑，毫不在意。這就是他的真性情，他的詩如此，對人對事也如此。也許他認為，別人不理解不重要，只要良朋知己明白就心滿意足了。人與人的相識，貴在相知相惜，泛泛之交只是人生的一個過客。而他樂天命、樂於助人的性格，卻令很多人以成為他的朋友為榮。

古松重友情，熱心扮演「紅娘」的角色，把一些文學、法律、醫學、商界的好朋友撮合在一起，舊雨新知相聚，使出席者也結識了很多朋友。座席上，他每每擔任主持人，把酒言歡，談笑風生，幽默中不失風趣，令氣氛輕鬆熱鬧。每次聚會，大家都盡興高談闊論，洋溢歡聲笑語。正是：人生得意須盡歡。

古松，松樹也，直立挺拔，剛強傲岸，代表正直、樸素、堅強不屈。這不就是詩人古松的形象！剛直不阿，有強烈的正義感，頑強的生命力，旺盛的創作力！





【名家系列·古松律政詩評論專輯】

彰顯律政詩人的 多情与睿智

■ 陳丹穎

這本近年出版的《客裡相逢》，是古松的第十二本詩集，收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間創作的百首新詩，分為《驀然回首》、《詩與墨癡》、《小詩一束》和《跋涉經年》四輯。集末另附從中選出的八首作品的法譯。據悉敘利亞大詩人阿多尼斯當年訪港時，偶然讀到這些法譯，很是欣賞。百首詩中，約三分二曾披露於兩岸三地和美國多本詩刊與雜誌上，頗見口碑。

古松本名鄧永雄，自幼學習詩詞，曾就讀臺灣、英國及香港大學，獲碩士學位。接着他又獲香港政府錄取進入主控官訓練班，帶薪修畢主控官課程，1980年正式獲香港政府委任為刑事檢控官，進入香港政府律政署任職。此後，兢兢業業，從檢控官到高級檢控官，再到檢控主任，直至負責全港裁判法院刑事檢控工作的總刑事檢控主任，前後歷時20年。由於克盡己任，古松業績卓著，行內聞名；又因業餘堅持筆耕不輟，詩作豐厚，榮膺了「律政詩人」的美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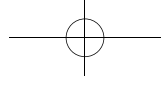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客裡相逢》的內容以記錄這段期間詩人待人處事的感懷和一段段令人刻骨銘心的回憶為主，詩人的多情和睿智，洋溢字裡行間。

古松的多情廣被。其中有對朋友同窗的。如《河源吟醉》，寫的是兩岸三地作家朋友訪問廣東河源的情境。舊友新知因詩而「你我綿綿淹至」，

一起「溶入河源山色中……失魂落魄」，友誼卻「將隔膜揉成一掌/擲向河源之外的滄桑世界/然後再緊緊地握著你手/沐一把廣闊無邊/沐一身山和水的纏綿/然後在你依依不捨的眼眸裡/沐一臉他日重逢時的欣然」。邂逅之瞬的情不能已和離去之際的難捨依依，無論熱烈或者含蓄，都能及時覺察，且體現得何等自然周至，如非情滿筆端，怎能有此？又如《木柵》，記重返睽違多年的大學母校的激動，彼時時空倒流、往事奔湧，自是難免，而再次分別時，細雨「竟在/暮色蒼茫的指南路上/化成點點的/離人的淚」，若是心靈冷漠，哪會如斯？

也有對知己紅顏的。如：《照片》（「昨日那微笑依舊溫馨」）、《是你》（「你一定聽到我的心在怦然/第一次的愉悅/就這樣那樣地/在你呢喃中羽化」）、《是我》（「是誰將深情埋葬/一次的冒失/剎那的激情/鑄成半世的守候」）等等，回想與對方情深意濃的往事，赤誠的表白從心底唱出了無盡的歌頌和讚美，反映了詩人心中無悔的愛戀。

還有對前賢、草木、山川、景物的。如一組葛慈雲國畫作品的觀後感，一把箇中美意托出：「在數百年後的今天/我依然想捕捉/激蕩後的悠然/那舉手投足的灑脫」（《程顥詩意》），這是孺慕；「濟世的情懷在坎坷中燃點/冷冷人世中有星光閃爍/……/透過煙霧繚繞的銅香爐/向你作千世的膜



拜」（《濟公》），這是崇拜；「是誰說草木無情/……/當清風過後/是誰對你旖旎細語含羞答答/是誰癡情地落在你的肩上/訴說宵來的溫馨」（《草木情》），這是感應物情；「我曾把心跳藏在頂上/守護你日以繼夜的寂寥/每一次俯身看你/總有舊時相識的傲骨長嘯」（《紅岩》），這是物我相通。再如狀描靜物的《盆景》：「飛入晉唐裡纏綿啊/聽松濤依舊/感清風幾許……」寫出詩人超越時空，與盆景中那個想像的「默然老僧」暢談風月的瀟脫、飄逸的情懷。偶然間，我發現句中「松濤依舊、清風幾許」這兩詞卻是移用詩人另兩部詩集的名稱，說是有意也好，無意也罷，都可以想見，「情無處不在」的確是詩人作品的標誌性特徵。

詩例尚多，不再枚舉。感情富贍的人，心中長駐真善美，故其情也，不僅灌注在身邊人事裡，更常延展在周遭物事中。所謂「民胞物與」，正是真詩人的精神優質，而古松無疑是具備了的，他的詩是用「心血」化成的「真情的呢喃」，其魅力之源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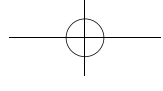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古松的睿智長流，尤其表現在入世上。他有二十年律政生涯，法庭內外的實踐經驗，經他深厚的文學功底演繹，遂催生了一篇篇「僅此一家、別無他店」的「古松式」「法律詩文」。這類文字，另已集結在《庭裡庭外》和《詩法同行》內，法思辯才不乏讚美。以本詩集論，其固非反映的重點所在，唯僅就所含《夜宴》及《法中情》二詩觀之，卻已不滿足於斷案解難，而是生動地再現了詩人與法律界同行特殊的珍貴友誼，以及他們維護法治的心志，慧心無疑有更高境界：請看，「今夜的歡笑聲輕盈/干戈的爭論是N年前/……/庭裡和庭外一走便是千年/收集記憶中所有往事/依稀在你摯誠中重溫/感覺中沒絲毫減退的那/一張張親切笑靨可人/在紅酒與Archbold中醞釀/另一次璀璨的盟誓」（《夜宴》）；詩的主角雖在法庭上為捍衛公正仁義唇槍舌劍，但在庭外卻又把酒言歡，形同好兄弟、好拍檔。還有，「四月，我踏著普通法的腳步而來/……/在律法與情理中闡釋/誰會相信法律無私/誰會在囊空

如洗時/仍相信公正在雀躍/……/在人性與法理之間/用誠信將真理牢牢鎖住」（《法中情》）；新穎獨特的「法思」悄然湧動，讓我們耳目一新。咀嚼這兩首詩歌，實可提升並加深法律認知，進而把握法治的真諦。

發揮一己之長，著意表現律政法思，儘管量少，但真切顯示古松這本詩集開拓新詩題材的努力。挾上舉兩詩集判斷，他成為香港「律政詩人」第一人是實至名歸的。如果還能看到他稍後的學術隨筆《法律與文學》一書，你便會明白，詩人古松在文學界和法律界「搭建通途」的卓越貢獻，最終當會在香港文學發展史上留下獨具風采的印記。

《客裡相逢》讓你感受到詩人筆下不矯揉、不造作、不虛偽，愛憎分明，是非清晰。他的抒情是直抒胸臆的，他的感情是一份真性情。不妨讀讀以下詩句：「一個無意義的發佈會/刻意的策劃充滿虛假/裝飾著的笑臉/阿諛的奉承/悄悄地將我吞噬」（《在討厭的地方卻與你相逢》），鄙夷顯豁；「噢！求求你/誰使我半生踽踽流徙/是誰把溫馨的誓言摧毀/是誰攔我於一隅/那曾滿佈雙雙腳印的小路/今日我孤單地走過」（《她曾這樣對我說過》），怨恨滿腔；「/循著你的笑聲尋覓/年來零碎的斷句/只是不著痕跡的江南春雨/任我怎樣費煞無限思量/依舊像在魯班聳立的殿堂前/舞弄著生滿鏽的大斧」（《向未認識的詩人致敬》），景崇敬虔。面對這種品性的人，你不致驚恐失措；面對這種品性的詩人，你更無須處處設防。因為他的情緒從不知隱藏，單純得可以掬全，清澈得可以見底。

《客裡相逢》也讓你領教了詩人的幽默。古松是誰？你也許想知。那就盡情端詳：「一頭稀疏零亂地守著地中海 /……/ 肥胖的腰圍舉步踟躕 /兩鬢在風霜中赤裸 /青春的歲月哪裡去了 //黑框的眼鏡看來相當落伍 /一臉的滄桑無法隱藏/過去的日子怨懣忐忑/剩幾分瀟灑在筆下殘留 /繆詩情懷曾帶來多少嫉妒 /無情處又見情深款款 /屹立的君子風采依然在朗笑」（《速寫》）不無誇張的寥寥幾筆勾勒的，近似他的形象、性情，這樣地「幽自己一默」顯得



有點「學者的迂腐」，但仍灑脫不羈、樂觀開朗、感性浪漫；它們躍然紙上，不能不在讀者心中刻下一副詩人的動人風采。曾聽評家說，好詩人總愛「幽默」，也善於「幽默」，信然。

當然，末了仍須一提，翻閱這本詩集，你還時時沉浸在中西文化濃郁的氛圍裡，這裡的人名、典故，是適當的詞語安在了適當的位置。李清照、六祖、杜甫、程顥、濟公、達摩、李白、斑江生、奧登、艾略特、東坡、韓愈、海瑞……追隨詩人之椽筆，周遊四方，各就其所，給整本詩集帶來了詩藝

的光華，也在接目者心中植下連串的詩的花樹。

此刻，當我合上詩集，映入我眼簾的是封面那一棵夕照下的松樹，它雖不高大卻蒼勁挺拔，讓我仿佛看到了面帶笑意的詩作者正從遠處向我們走來，以一顆赤誠的心擁抱每一個與他相遇的朋友。祝願詩人的創作生涯常青不衰，讓與之結緣的讀者有幸讀到更多的好作品！^④

陳丹穎：畢業于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現在香港從事旅遊行業。

（上接第15頁）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我閱讀過初版，現在觀此增訂新版，如目睹美人新添了風韻，十分驚喜。

怎樣讓批評家刮目？

有朋友埋怨，他的小說力作出版後受到冷待，坊間沒有評論。“批評落後于創作”，其實大家都清楚。須知道，大多數一般新出版的書，如非作者或出版社請求別人撰寫評論，此書就如輕輕掉進書海的一粟，激不起半點波瀾。連資深著名多產的作家，有相當品質保證的，其新書，也可能只是另一粒粟而已。

非公認大家的小說，如要引起注意和評論，最好是有題材上、意識上的重大突破（但這突破並沒有逾越某種底線），而且這突破還得有宣傳甚至有“炒作”來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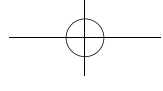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另一個引起注意的方法，是參加小說評獎，而且幸運之神眷顧了作者；這樣就有評語，可能還有後續的評論。有以下特色的作品，容易牽引評判的眼球：或題材新穎，有異平常；或挖掘內心，複雜陰暗；或操作語言，刁鑽生硬；或交代情節，時空交錯；或文體交雜，變異形式；或囊括這些“法寶”。這樣的作品，以很傳統的眼光

來看，屬於“另類”。君不見在中外文學大獎中掄元的小說，被學院派批評家青睞的小說，很多很多，都是這樣的“另類”。

文學藝術當然要創新，然而，借用《文心雕龍》的話來說，“另類”可能只是內容和技巧上的“反正”和“訛變”。難以讓批評家刮目的是循規蹈矩之作，因為“創意”稀缺。這是個特別強調“創意”的時代，是論者所說“注意力爭奪戰白熱化”的時代，“另類”、有“創意”是吸引批評家的法寶。

“另類”不斷衍化，例如有一種“另類”是把小說寫成辭典。然而，唉，這樣的創新已是三十年前的舊聞。^⑤

黃維樑簡介：香港中文大學一級榮譽學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1976年起歷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美國、臺灣、大陸和澳門多所大學教授或客座教授。著有《中國詩學縱橫論》、《香港文學初探》、《中國現代文學導讀》、《壯麗：余光中論》、《黃維樑散文選》等二十餘種。曾獲多個文學獎、翻譯獎。作品入選各地選集及編入中學、大學語文教材。



沉思翰藻錄（三則）

■ 黃維樑

文學粵軍要和什麼軍爭戰嗎？9月中旬在北京參加“李元洛《詩美學》研討會”，李是湖南人，一眾各地來京的學者作家會外聊天，談到“文學湘軍”，兼及文學陝軍、文學魯軍等等——當然還有文學粵軍。我想起1980年代初在紐約參加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我的論文引述“作家隊伍”一詞，一位同行愕然：作家又不是軍人，怎麼成為隊伍了，難道要打仗？

其實文學人與“戰爭”很有關係。“刀筆吏”古已有之，喻其文筆犀利，用筆如刀。刀筆如果是正義之筆，這春秋之筆就會比刀劍更有力，正如西諺說的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文人之間的筆戰，從來沒有消過硝煙。筆戰顧名思義是戰爭、鬥爭；文革時期有武鬥，也有文鬥。古代已有“文戰”一詞。《鶯鶯傳》的張君瑞在溫柔鄉風流之後，赴京考試，考的是文采風流，謂之參加“文戰”，希望勇奪進士學位。

作文作詩，都要構思佈局，宋朝的姜夔就說：“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以為？”20世紀西方重視詩歌技巧的批評家如布魯克斯，認為寫詩要有戰略（strategy），就是此意；用新詞，為了吸引眼球而已。佳妙的廣告詞，有詩的精巧性；廣告學大師David Ogilvy在其名著開宗明義就說：“廣告學常常用戰爭術語……。”

如此說來，寫作和戰爭關係密切，作家稱之為“軍”，應能提高文氣、士氣。作家出奇制勝，為求“文戰”凱旋而已。一省的作家人人奮勇“文戰”，目標相同。不同省份的作家，合而成軍，當然也有爭

勝的思維。年來文學粵軍在廣州文化界熱議，大家可要和魯軍、陝軍……還是湘軍爭戰，贏得冠軍？

美人新添了風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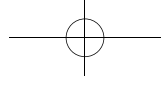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中國有“詩之國度”的雅稱，西方哲人主張“詩意地棲居”。詩是什麼，好詩好在哪里，從孔子到劉勰到錢鍾書，從阿里士多德（Aristotle）到阿諾德（M. Arnold）到阿伯拉穆斯（M.H. Abrams），都有清談或者闊論；“喧議競起，准的無依”的情形常有，“說到口味嗎，無可爭辯”的話語不乏。唐朝的一本重要詩選《河岳英靈集》選王維、李白，不選杜甫，子美苦吟的作品被認為不美，他大歎“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到了韓愈，這位詩宗文傑，卻大贊“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濟慈（John Keats）的詩集，出版後幾無好評；後來在英國文學史上，他的地位顯赫。

詩如此，畫也是：讀西方美術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梵谷生前只賣過一張畫；死後名聲才漸漸大起來；數十年後，他的《向日葵》等拍賣價傲視古今，其畫成為眾所崇拜的太陽。這真是如詩如畫。

文學藝術的評價，標準何在？文學藝術的美，如何鑒定？審美，怎樣“審”？

讀詩、愛詩、析詩、評詩、明詩的李元洛，才情橫溢，累積了數十年的閱歷（閱讀的經歷），撰成大著《詩美學》，就上述的問題提供了他的答案。本書徵引大量古今中外的詩篇和詩評，加上李氏本人的高論，如《文心雕龍》說的“剖情析采”，以明詩美之道。《詩美學》初版於1987年，增訂新版最近面世

（下接第14頁）



【作品評論】

各說各話：香港作家的獨白

——趙曉彤的新著《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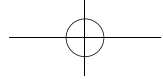
■ 黃坤堯

趙曉彤的新著《織》剛於2017年4月由練習文化實驗室出版。這是一本當代香港作家的訪問稿。作者以文藝記者身分，遍訪香港老中青三代的詩人、作家、藝術家、填詞人等，漫談寫作之道，探討作家的心路歷程，以及各人獨有的寫作經驗，幾乎沒有任何完全相同的個案，各說各話，各有各精采。趙曉彤文筆流暢，言簡意賅，把握重點，適度發揮，指出諸家作品的特色所在，加以評述，生動活潑，更賦予作品廣大的想像空間。全書三十篇，作者慣用一個雙音節詞語概括作家的基本面貌，耐人尋味，其次每篇都有插圖，並摘錄幾句作家的話語，似詩非詩的，分行排列。其實也是當代香港的作家自白和心靈記錄。本書作品發表於《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由2013年9月到2016年5月，幾乎每月一篇，也就構成了全稿三十篇的現成作品。書中沒有序跋，只在書末寫了幾行某次的採訪體驗，「記得一次，情緒低落，在趕赴訪問的路上邊走邊哭，踏進商場，趕緊收起眼淚，收起那個軟弱與破碎的自己，快步來到約定的咖啡店。那時的我，與所有時刻的我，都記在稿件裏了。讀者看不見的，而每次讀稿，我總看見。」語句十分簡短，局外人當然無法捉摸作者的個人感受，也不知道作者的寫作理念，因此只能通過閱讀作品，就事論事，認識作者的心靈世界以及她所談到的三十位作家。

看過以上的一份名單，很明顯的也是一份目錄，這是訪問稿切入話題的重點，開展對話及交流。例如〈黃仁達 散步〉就不預設任何話題，兩

人漫步而行，看到甚麼說甚麼，有話直說，自由自在，相當親切。黃仁達六十歲，四歲開始喜歡畫畫，現在從事電影編劇工作。在某一個周日的黃昏，他們隨意坐在面朝酒吧的公園樹下閒聊，抽煙喝酒，說畫說電影說音樂，有時又出奇不意的逗著街貓來玩。黃仁達指出「創作能醫百病」，健康有益，十分神奇，但願如此，可是這也只限於個人經驗，別人模仿不來，未必合用。黃仁達說：「創作對每個人來說都重要，是自我救贖，惟有通過創作才能完成自己，令自己心安理得地活著。」建議「不如努力省錢來創作，總比供樓好。」「如果寫作與你很親近，你就會覺得很好玩，寫成甚麼樣子都無所謂了。」說起來很輕鬆，信心爆棚，可是別人不接納時，自我陶醉，長時間等待知音，可能並不好受。黃仁達認為寫作像散步，沒有目的，沒有終點，由衷之言，自在比自由更重要，但也得注意因人而異，完全勉強不來的。

潘偉源及周耀輝都是著名的填詞人，潘偉源一邊教書，一邊填詞，「有時寫自己的故事，有時寫他人的故事」。在兒子出生後，他辭掉教職，專心照顧兒子，直到小孩大學畢業，現在還得照顧患癌的妻子，不想離開屯門半步。通過歌詞作品〈珍重〉及〈一生何求〉，他只要求「很平常的健康與快樂，平凡、平淡就是最好，每逢在人生裏面一講有個『太』字就不好」，「風平浪靜就應該好好享受，不過，如果不是經過風浪衝擊，人也不會懂得享受平靜的美好」，智者之言，深有同感。周耀輝也是以從未為母親寫下片言隻字為憾，後來憑



歌寄意，在近作〈紙上染了藍〉一曲中，主角就是他的母親。「從來沒有真正的道別，只有無盡的離開。」「開始的時候，早知會結束。不過，一如很多事情的結束，即使早知，也不顯得容易。」原來背後都有一個真實的感情故事，歌詞才會感人，顯得踏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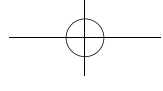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潘國靈喜歡搜集石頭，物以類聚，擔心可能變成化石。「我想我曾經是很獨行俠的，可能現在也是，不知是否因為文學創作是很個人、很孤獨的狀態，長期寫作其實會影響你的性格，你可能本來沒有那麼內向，但長時間這樣生活，用書、用詩來包圍自己，慢慢就會變得愈來愈內向。」自是個人的經驗之談，說的很對。有時古書讀多了，「尚友古人」，喜歡跟古人交朋友，相對來說，難免就會跟現實的社會有點疏離了，互有得失，可能也是一種自閉的表現。所以潘國靈的對策，「惟有多讀小說，渴望在小說獲得心靈的悸動與反思，然後一直成為一塊軟化的石頭。」指示不斷的進修學習，達至專業，不過調劑不當，走火入魔，可能得不償失。廖偉棠專談旺角的書店，匯聚了一批詩人顧客，表現俗辣與混雜的詭異。「在滾滾紅塵上，打理一間很孤清的書店，那種感覺是很奇妙的，你會覺得自己在做一些很詩意的行為，如果你考慮到你正蝕本，整件事真是很行為藝術。」苦中作樂，有意表演行為藝術，這是自我的抉擇，怨不得人了。就算人生重來再賭一鋪，相信也不會選擇放棄。寫作，就是有賴於這樣刻骨的堅持，以及選擇疏離現實的社會，才有成就。石頭與旺角，都採用同一的手段，在貼近現實紅塵的土地上採取一個疏離的視角，也許，這樣才能置身事外，把世態看得更清楚。廖偉棠甚至認為旺角各行各業各種人為這條街帶來了很多雜質，構成詩文的養分。「文學養分不一定是湖光山色或是詩情畫意，不一定是高雅的東西才可以寫詩，其實，愈世俗的東西愈有可能轉化成文學作品，文學應與現實生活發生很劇烈的碰撞，去尋找生活的美感，甚至乎是醜感，所以在西洋菜街南創作，我如魚得水。」因此，作者甚至認為「西洋菜街有一點像山溪，它很野，甚至是很野

蠻的。正因如此，它周圍的生物可以很多，作家未嘗不可以成為它的生物之一。」意象鮮明，感情奔放，生命充滿野性的節奏，令人目不暇給。

蔡珠兒來自台灣，一九九七年隨同丈夫移居香港離島，在新居開墾農田，自稱農婦、廚娘。她認為「寫作其實也像耕作，不斷扔走沒用的砂石，但這功夫好像永遠做不完。」她喜歡用廣東話寫作，「因為它很生鬼，很有想像力，又有戲劇感，如病到七彩、悶到抽筋，劫到飛起，形容得好盡，這些都是普通話沒有的。」我們習以為常，日用之而不自覺，由一位外地人來看廣東話，即有不同的感覺。作者對寫作看得很重要，「寫作是我生命最深處的一個認同，就是……人家說我耕種叻，或煮食叻，或食極唔肥，這些對我來說也很表面，像停半空，不實在；惟有別人讚我的文字，我才會覺得：啊，真是說到我心底深處那裏，會覺得著地了，像回家的感覺。文字是我這個人最有價值的部份。」見解獨特，浮想聯翩，同時也表現出對文字的尊重和虔敬，十分自負。

劉偉成為雨傘運動寫了十多首詩，有時未能夠駕馭文字，反過來被文字駕馭了，寫不出自己所要表達的東西。因此提出解鎖之法，高速寫作：「就是你腦裏有甚麼，便快快將它流出來。」日子有功，解鎖的速度也就變快了。「而我們有時解鎖解得很慢，可能就是期望自己寫出偉大的詩，放輕一點，詩不需要那麼偉大，生活裏的平常之物都是詩，只要把詩的功能還原為人心的共鳴，因文字而生的共鳴，就能發揮一首詩最純粹的力量。」其實寫作的快慢跟心靈的共鳴是兩回事，劉偉成享受高速解鎖，可能也忽略了慢工出細貨的道理。加上人心不同，小眾的共鳴不見得就等同於大眾的胃口。至於飲江的看法則是：「一個成熟而認真的詩人應對文學有要求，亦應被文學要求自己，但他不敢被要求，怕自己做不到，只希望寫下『幾好玩』的詩，如果讀者也覺得『幾好玩』，他便滿足。」指出寫作的局限，只能自娛而已，比較謙卑。

陳曉蕾著有《死在香港》一書，這是大家比較避諱的話題。她說：「寫這本書時，我已做了



二十年記者，採訪時會很理性地聆聽，眼前的受訪者有甚麼需要幫忙？他為甚麼這麼難過？這份難過，在個人因素外，會不會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少了支援？」「我不懂面對生老病死，我是在看這個社會樣處理死亡，然後發現，有些哀傷，真的不必要。」可見死亡問題既有生者個人感情包袱，也有很多制度與儀式所帶來的折磨，陳曉蕾談的「好死」，還包括自殺問題，不容易解決。可是陳慧就很聰明了，「我很想跟年輕人說，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覺得自己不到。雖然現在所有的東西都不是你們的，土地不是，空間不是，但有一個無形的空間在裏面，」她的手掌覆在心的位置，「那就是創作的可能。」給生命指出一條出路，就是可能。面對親人的死亡，盡力而為，做好自己的本分，但求心之所安，至於社會的繁文縟節，一種過程而已。寫作人又怎能迴避死亡的窺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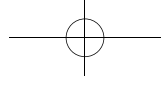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盧勁馳患上視覺的障礙，很多事情根本辦不到，無能為力。他說：「寫作對我來說，有時是止痛，或覺得人生沒有甚麼寄託，只是這樣。視障與寫作的關係，並不是我經歷了甚麼於是我要將它變成作品，我沒有那麼順暢、順理成章。當我想創作時，很可能是因為我不想做另一件事，因為生活實在太困難了，我不想面對生活，我便有靈感寫詩。」這是為了逃避現實生活才進入詩的避風港，在無可奈何之中，也是一法。歷史上苦難出詩人，到了一無所有的窮困地步，也就噴出血淚，自然感人了。麥樹堅也是在壓抑中寫作的，「我常常都有很多憂慮和不安，這除了本性外，也因為自己的社會角色而生，例如家庭崗位帶來的壓力，又如我所處身的社會原來無法令我獲得大成就。當然我的憂慮也很可能從喜歡文學而來，是否放下這份喜歡就會覺得舒服呢？我卻認為自己最與別不同的地方就是喜歡創作，喜歡文學，除非老到無法握筆，否則實在不甘心放棄寫作。」社會上儘管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寫作能讓人安心立命，也是很好的補償吧。世事總是得失互見的，而這也是寫作世界的迷人之處，值得嚮往。

其他談寫作的尚多，各抒己見。羅桂祥談族群與身分認同問題，否定純文學，認為提倡者必另有

目的，「可能要借文學來逃避外界或是象徵式地對抗外在事物，所以文學從來沒有離開人間，文學必然扣連很多不同的東西。我不介意香港文學與社會議題相扣連，文學應該與政治有關，但文學的深度與厚度不會受政治所控制。」其實純文學只是強調一種純粹的本質，拒絕作口號式的宣傳工具，梁實秋甚至在抗戰期間提倡「與抗戰無關論」，但他要求的還是好作品，是質量問題。

吳美筠從種植中悟道，「生活裏總有一些比自己更軟弱的人，我們與其覺得自己一定要人讚才能生存，不如也給別人一點陽光。澆灌比我們更軟弱的人，那人可以比自己年長，或是你們的老師，因為老師也有可能是社會的弱者，不要只取老師身上取得陽光。大樹有大樹的落葉，小樹也有小樹的落葉，都可以成為其他樹木的養分，化作春泥更護花。」樊善標探尋愁之所起，「我以前覺得內心世界是不需要改變的，因為很多問題出在社會制度，於是內心複雜幽暗才能洞悉社會上很多東西，而知識分子應要努力掌握這些觀察，這對文學創作也有幫助。你看張愛玲的內心多幽暗，她寫得多好。即使寫得跟張愛玲一樣好，一生卻要過著這樣的生活，對自己固然不好，對周圍的人也很不好。」陽光與墨暗相互對照，就像白天與黑夜，以至春夏秋冬的循環一樣，一切都是思緒或情緒作怪，行，就看你怎樣寫了。

通讀趙曉彤的《織》一書，聽到很多肺腑之言，經驗之談，有些玄虛，有些實用，有用無用，很難一言而定，端看個人的參詳和抉擇，各取所需。趙曉彤寫出每一位作家的特點，講解寫作之道，故事精采，引人入勝。反映寫作具有多重的特性，因而把握機會，編織成一匹彩緞，繁花掩映，彩蝶紛飛，同時也表現香港文學的亮色。看看標題，揭出作家的心靈隱秘，很容易就把我們帶入想像的世界，很想一睹香港文學的風采，同時也是作者有意編織的文學的酣夢。不過本書美中不足的，可能還是欠缺了作者一番整體的敘說，總結採訪所得，指出寫作的大方向。希望出版時會有更精采的發現，甚至驚喜。^①



大江圓夢

——《石破天驚》之第一部《風雨葛洲壩》讀後感

■ 迎 晴

長篇小說《石破天驚》的選題立意，不是受大量網友圈粉追捧的熱點題材，也不含有較多的時尚文學元素。作者歐陽廷亮沒有迎合大眾娛樂心理，沒有刻意追求作品的商業價值，而是把視角投向歷史風雲，取材於備受冷落、枯燥乏味的工程建設題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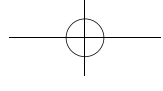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歐陽廷亮的創作出發點緣於一個作家的良知和情懷，緣於一個作家的責任和擔當。年輕時的他，學習在葛洲壩，工作在葛洲壩，成家在葛洲壩，和葛洲壩結下了深厚情緣。在綿延逶迤的長江岸邊，在波濤洶湧的西陵峽口，數十年的風雨洗禮，催生了多少英雄壯舉，湧現了多少動人故事，唱響了多少生命讚歌！強烈震撼着作者的心靈，深深激蕩着作者的情懷！十萬建設者為征服長江所吃的苦、受的累、淌的汗、流的淚、負的傷、灑的血，時常浮現在作者眼前，令作者刻骨銘心，永生難忘。作者深信：歷史的豐碑、不朽的功績，參建者的奉獻，決不會成為過眼雲煙！作者決意向世人奉獻一部展現葛洲壩工程和三峽工程建設壯麗畫卷的作品。這是使命的驅使、良知的推動、責任的擔當、情感的傾泄使然！

《石破天驚》以葛洲壩工程和三峽工程建設為背景，著重謳歌中國水利水電精英和數以十萬計的建設者為了實現大江截流、根治水患、通航發電、旅遊觀光、經濟騰飛的偉大夢想，整整三代人前赴後繼，艱苦奮戰、頑強拼搏，奉獻心血、汗水甚至生命的動人事蹟和英雄風采。此部小說向讀者展示的時間跨度之長，施工場面之大、故事情節之跌宕、塑造角色之眾多、人物性格之複雜、語言風格之生動，較之作者以

往的文學創作都有了明顯突破。小說以性格迥異的人物刻劃，以文采洋溢的文字描述，以帶有濃郁荊楚風韻的個性語言，向讀者展現了一個個催人淚下、盪氣迴腸的故事。小說尊重歷史尊重客觀，無論是時代背景，還是人物的思想言行，包括對愛情的構思和描述，都遵循當時的國情和社會現狀，令人讀後感到故事情節真實可信，這些都是《石破天驚》的魅力所在。翻閱這部長篇小說，密密麻麻的文字，洋洋灑灑的章節，作者用大量的心血和汗水變奏出美妙的音符和旋律，唱響了一曲長篇小說的圓夢之歌！

《石破天驚》三部曲之第一部《風雨葛洲壩》的創作突出了“風雨”，緊緊圍繞風雨做文章，為先石破天驚奠定了基調。從一次次自然災害的狂風驟雨，和由此引發的洪澇災害，長江兩岸人民飽受深重災難的大量生動描寫，作為小說背景鋪墊，把建設葛洲壩工程和三峽工程擺到了勢在必行、時不我待的神聖歷史使命的重要位置。然後引申到葛洲壩工程和三峽工程建設歷程的風風雨雨。設計方案、施工方案的變更調整，施工過程中遇到的種種難題，以及工程建設上馬下馬一波三折，把工程建設的艱難險阻表現出來，同時把十萬建設大軍吃喝拉撒睡等生活中的種種艱難困苦表現出來，折射出葛洲壩工程建設歷盡風雨，成功來之不易。小說採取暗喻人生風風雨雨的手法，揭示了諸多人物坎坷的命運，激勵人們不屈不撓直面人生挫折，堅定追尋夢想的信念。

塑造人物是創作小說的靈魂。《風雨葛洲壩》的人物塑造和性格刻劃突破了以往正面人物比較高尚完美純潔的形象，筆觸向多角度、全方位拓展，向人



性的複雜性、慾望性挖掘，在揭示人物性格特徵和內心世界上下功夫，達到了一定的創作水準。小說精心刻劃了以鄭金龍為代表的不同地位、不同層次、不同性格的人物，個個有血有肉、入木三分、靈動傳神，栩栩如生。特別是金龍的形象塑造在小說中有四大亮點：一是金龍從年少開始就經歷人生的風雨和品嚐生活的艱難，為英雄的成長埋下伏筆。再將長大後的金龍置於求學、高考、參軍入伍、參與各項重大工程建設，以及戀愛婚姻家庭等各種環境之中，著力刻劃金龍一路坎坷、屢遭挫折、蒙受委屈、歷經磨練，勇敢承受各種壓力和挑戰，逐漸形成百折不撓、堅韌頑強、吃苦耐勞、不畏艱難、勇於犧牲的優秀品質和英雄特質，從而為精彩演繹金龍的英雄風采達到了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效果。二是將金龍與劉春玲、方楚園、符海燕、洪紫薇等四位女人的感情糾葛描述得跌宕曲折，充分展示了金龍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生動描述了金龍複雜情感的波瀾起伏，推動了故事情節的深入發展，拓展了人物刻劃的深度。三是把金龍對工作、家庭、上級、戰友、同事、親人、戀人、兄弟姐妹、以及少數民族同胞等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處理得合情得體有分寸，全方位地烘托了金龍正直善良、重情重義、胸懷坦蕩的人物形象。四是不迴避人性的弱點，從揭示人性弱點的角度來豐滿人物形象。描述金龍年少時和小夥伴偷摘桃子，在海南部隊違反紀律，參建葛洲壩工程初期違反施工駐地建房紀律等，對人物進行“揭短”情節處理。還把金龍有時急躁、衝動、失落等不良情緒表現出來，不僅沒有削弱人物形象，反而顯得人物有棱有角，貼近現實，真實可信，可讀性強，從而將創作水準推向了新的高度。

英雄是人不是神，也有七情六慾，也有兒女情長。作者用樸實細膩的筆調，描述了符合時代特徵，符合歷史背景的生動愛情故事。寥寥數筆就把金龍對春玲那種朦朧朦朧、情竇初開、欲涉愛河，又覺得有悖道德，暗自譴責的糾結心態描寫得恰如其分、淋漓盡致。《風雨葛洲壩》進入尾聲後，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金龍與紫薇、楚園愛情纏綿與糾葛濃墨重彩，躍然紙上，非常精彩，引人入勝，讓讀者的心被人物的命運牽著在走。金龍與方楚園的感情故事，也正在步步深入，掀起波瀾，將在第二部迎來高潮。

這部小說沒有太多的華麗辭藻，語言文字大多比較平民化、直白化，散發著鄉土郊野味道，讀起來就

象在品嚐一份原汁原味的美餐，醇香沁人心脾。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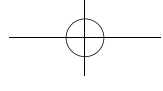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昨天晚上，金龍被凍醒了好幾次，儘管起夜的人很小心，但他們撩起門簾的那一霎那，凜冽的寒風就象刀子一樣刺了進來。它們象饑餓的人見到麵包一樣，從腳下和肩頭的被子縫隙使勁鑽進金龍的被褥裏，迫使金龍一次又一次手腳並用，拽緊被頭，裹緊被腳。”小說還將生活中的繙夫號子、迎親對歌、軍民聯歡、三句半表演等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運用進來，使讀者猶如身臨其境，感受到濃厚的生活情趣撲面而來。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時而讓人忍俊不禁，嘖嘖一笑；時而讓人強忍眼淚，難掩悲傷……讀著讀著，喜怒哀樂在心中波濤起伏，感情難於自控。

《石破天驚》難能可貴的突破之處，是客觀真實地再現了“文革”背景。“文革”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漫長十年的歷史眾說紛紜，褒貶不一。其政治敏感性令文學作品噤若寒蟬，望而卻步。縱觀這些年各種文學作品遇到這段歷史都是繞道走，或者到此畫上休止符嘎然而止。試圖奉勸作者效仿他人處理這段歷史背景。然而，作者卻以勇於擔當的正直和勇氣，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態度，認為這段歷史不能繞過去。因為小說中許多人物的生命都經歷了這個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歷史階段，如果繞過去，小說中人物命運的發展過程就難以交代清楚，就會出現斷層或脫節。雖然現在的中老年讀者尚能理解明白，但是再過若干年，就會令人費解甚至感到不可思議。對文學作品的強烈責任感，對後續讀者的高度負責精神，驅使作者真實客觀地反映那段歷史背景。作者未有半點添枝加葉，未作絲毫文學渲染，未加任何褒貶評價，而是實事求是、客觀真實地還原再現當年的情景。這也是當今寬鬆政治環境為作家營造的創作福音和創作動力。

捧讀完《風雨葛洲壩》，筆者之前的擔憂蕩然無存，深深被書中的人物和故事情節所吸引，完全顛覆了冷門題材枯燥乏味的印象。相信期待中的第二部、第三部小說問世後，整部長篇小說也許會象一匹文學創作的黑馬，給人們帶來了始料不及的閱讀驚喜和強烈共鳴！^④

2017年7月26日

注：本刊對原文作了刪節。



傳奇的人物 傳奇的故事

——讀詠慷的長篇散文《紅色季風》

■ 楊海英

詠慷是解放軍著名作家、我的朋友和曾經的同事——陳永康的筆名。他的長篇散文《紅色季風》，我曾再三拜讀，是一本十分難得的好書、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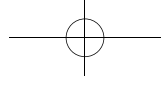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永康的這部大作實際上是他的一本長篇自傳，他這位當年北京最著名的中學紅衛兵領袖的傳奇人生，在該書中有著生動全面的體現。

永康，從小就出類拔萃。小學就讀於北京的軍隊幹部子弟學校——八一學校；小學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當時位列北京男校第一名的北京男四中；初中畢業後，又以優異成績考入位列當時北京男女合校第一名的北京師大一附中。在師大一附中，永康仍是品學兼優的佼佼者，曾任校團委會宣傳部長、團委《前進報》主編和全校大型文學壁報《長風》的主編。永康於1965年12月3日被該校黨支部發展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全校幾千名學生中僅有四名學生黨員）。六天后的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紀念日），他作為北京市四名“三好學生”代表之一，在人民大會堂受到彭真、胡耀邦、萬里、蔣南翔等領導人的接見。1966年5月，剛剛完成了高中學業正為考入高等學校進行最後衝刺的時候，國家外交部和教育部又確定派永康前往國外留學，已經辦好體檢、政審等各種手續，外交部也下了批件。就在這時，卻因“文化大

革命”的爆發而未能成行。永康在書中曾引用俄羅斯詩人茨維塔耶娃的詩句形容自己當時遺憾的心情——“我和我的世紀失之交臂。”

文革開始後，師大一附中一小部分學生組成“文革左派骨幹隊伍”把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校長劉超同志打“黑幫分子”，把絕大多數教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予以無情打擊。永康堅決反對這種錯誤作法，結果被誣衊為“黑黨支部紅得發紫”的人物、“修正主義苗子”，受到到了同“黑幫”劉超一樣的政治迫害，並在批鬥劉超校長等領導幹部的大會上陪鬥。

1966年底，通過批判極左思潮，師大一附中實現了大聯合，由於永康同志“文革”前就在全校師生員工中很有威信，有較高思想水準和工作能力，“文革”中對幹部和知識份子始終持保護態度，又受到極左思潮的打擊迫害，因而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同情、擁護和支持；再加上他家庭出身革命軍人，又是中學生中少有的共產黨員，因此被廣大師生員工選舉為該大聯合群眾組織——“六·二〇北京公社”負責人。在他主持下，從沒有對包括校長劉超在內的任何一個幹部、教師採取過批判、鬥爭，即便是對在運動中錯誤地打擊過自己的學生，永康也採取了以德報怨的態度和團結的方針。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



十分難能可貴的。1967年初，解放軍軍訓團進校。由於“六·二〇北京公社”是學校中惟一能夠對學校運動發生影響的大聯合群眾組織，具有廣泛的牢固的基礎，因此得到軍訓團的堅決支持。宣武區軍訓聯合指揮部還任命陳永康擔任了軍訓團副團長。他協助解放軍認真組織軍訓，進行了複課和實現按班級為單位的大聯合。

此期間，作為北京市中學生紅衛兵的領袖和突出代表，年紀僅十九歲的永康先後擔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相當於市政府）委員、師大一附中華委會主任，首都中學生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負責人、宣武區革委會常委等重要領導職務，曾參與紅色高層機密中樞，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接見，親歷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種種倒施逆行，對被利用為鬥爭工具與陷入癡迷狂熱的紅衛兵運動，對動亂中的暴戾與殘忍、險惡與煎熬深感切身之痛。這些情況永康在書中均有真實、生動和令人驚心動魄的敘寫，這也是書中最閃光的部分。

永康在書中對毛主席1967年5月1日接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員的記敘寫的就相當傳神：

“天安門城樓巍峨雄偉，燈火輝煌。從城樓上遠看廣場上狂歡的人群，更覺氣象萬千。

晚上8時許，毛澤東主席來了。他面色紅潤，身體十分健康，神態安詳而堅毅。黨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一一跟在他的後面。毛澤東主席雖然已是高齡，但和我握手時，臂腕還相當有力，使我全身的神經一跳一跳地發脹。

這一刻，毛澤東主席給我最突出的感覺是：這是一個非常自信、只要認准目標就一定要始終不渝堅持到底的人。

我執著地跟在毛主席一行後面走了一段，惹得一位警衛人員使勁兒拉我的衣服，要我止步。但當時我根本顧不上理會。

那一天，我先後同毛澤東主席握了三次手。能夠受到他這樣偉大歷史人物的專門接見，我不能不感到無比激動，無比幸福，仿佛胸中有一股熱流，感染得

周身熱血沸騰，激起一種無形的力量要噴薄而出。”

永康寫他與周總理等領導人一起出席大會的場景也同樣生動形象。

“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備，首都中等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的成立大會，於1967年3月25日，在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

周恩來、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李富春、肖華、楊成武等領導同志和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都出席了大會。

大會的執行主席是中學紅代會核心組的五個人，即李冬民、劉龍江、薛玉峰、程金香和我。

中央領導到會後，即與我們五人在主席臺的第一排交叉而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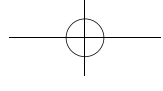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十分出乎我預料的是，那次坐在我兩旁的，竟然一邊是周恩來總理，一邊是江青。

新華通訊社的攝影師，“咔嚓”一聲，將這很有意思的歷史鏡頭拍攝了下來。這也是我手頭能留有這幅照片的原因。”

即使是對於反面人物的描寫，也不臉譜化，也顯得不卑不亢、真實可信。

比如對當時的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顧問康生到師大一附中開座談會的描寫就是一例。

“這天當我發過言後，康生問：‘這位同學叫什麼名字？’軍訓團于壽海副政委告訴他：‘叫陳永康。’康生道：‘陳永康名字好啊，是水稻專家嘛！’在場的同志們都笑了起來。因為不少人都知道，當時江蘇省確實有位農民出身的水稻專家與我同名，也叫‘陳永康’。……在座談中，有些同志曾提到劉少奇有個女兒在師大附中。康生對她似乎很熟悉，脫口道：‘是平平吧？’然後，又大概地瞭解了一下情況。有的同志還談到劉平平剛剛貼出一篇揭發他父親劉少奇的大字報。我很客觀地講：‘她還是要革命的。’康生道：‘年輕人總是要革命的嘛！’座談會臨近結束時，有位同志拿來筆墨，想請康生題寫幾個字。康生拒絕了。他說：有林彪副主席在《毛主席語錄》前面題寫的四個‘偉大’，就夠了。我還能



再寫什麼？”

此外，書中還有作者多次與周總理一起開會，以及與江青、陳伯達、謝富治打交道的細節情景，寫的都很傳神，都是珍貴的歷史資料，因為篇幅問題，就不能一一列舉了。

就在文革期間，永康最輝煌、最鼎盛的時候，他選擇了急流勇退，辭去了所擔任的一切領導職務，入伍當兵。當時，很多人都為他感到可惜，包括北京市革委會和北京衛戍區的主要領導吳德、黃作珍等都勸他再慎重考慮一下，但是他義無反顧地到空軍通訊兵部隊當了一名普通戰士。

永康當兵後僅三個月的1968年7月，文革形勢陡變，毛主席發出了“現在正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的指示，仍在北京市革委會中任職的所謂北京五大學生領袖，因遭到了毛主席的嚴厲斥責而境遇急轉直下，由聲名顯赫而變為聲名狼藉。這以後他們的悲慘遭遇，大家都很清楚，就不多說了。而此時的永康已經在部隊“冷眼向洋看世界”，靜觀時變了（雖然是當戰士、當飼養員，喂豬、幹農活，很艱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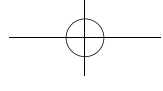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由於永康在部隊表現優異，兩年後他被評選為先進分子代表，出現了北京空軍黨代會和軍委空軍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並被樹為空軍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先進典型。他在會上的發言《邁好革命第一步》，刊登在《空軍報》的頭版頭題，加編者按語，配發評論員文章。並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等中央和地方的其他許多報刊陸續轉載，在部隊和地方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中央電臺和一些地方廣播電臺也對他的事蹟作了介紹。它還被收進當時的小學課本，使其更廣泛地傳播到千家萬戶。

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永康人生第二次輝煌之際，厄運突然又降臨到他的頭上。就在那次出席空軍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期間，他因為與同住一室的人說了對林彪之子林立果

“不敬”的話，被那人揭發而被空軍司令吳法憲親自批准“隔離審查”。這場災難直到林彪垮臺後又持續了一段時間才告結束。在漫長的“審查”期間，永康讀了十遍《毛澤東選集》、兩遍《資本論》、兩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兩遍《列寧選集》；還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思想和文學藝術水準在逆境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昇華。

這以後，永康雖然一直在部隊工作，但他的才華和人生的亮點似乎更多地體現在了文學創作方面。前二十幾年他一直在緊張忙碌的工作之餘堅持業餘創作，20世紀90年代後期因創作成績突出，又轉入專業創作。幾十年來，他勤奮筆耕、優秀著述甚豐。其長篇小說《青春殤》曾多次印刷；長詩《二月蘭》曾多次獲獎；長篇報告文學《抗SARS風暴》獲國家圖書獎；參與創作的報告文學集《強者之歌》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長篇報告文學《發兵治水》獲中國報告文學大獎；長篇報告文學《一個院土的成功之路》獲全國人口文化獎；長篇報告文學《跨越蒼茫》、《執著人生》獲全軍文藝新作品獎；長篇報告文學《西部通道》獲全軍圖書獎；長篇報告文學《新中國大閱兵》、《閃電之盾》獲總後勤部軍事文學獎；散文《你，還是那血一般的紫紅嗎？》獲《中國作家》獎。還著有詩集《但，我還要思索》、《心中的芳草地》、《兩代人詩詞集》，散文特寫集《走盡天涯路》，長篇報告文學《疆場彎弓月》、《漩渦中的徐向前元帥》、《黃埔女傑》、《命脈之光》、《敬禮！審計官》等。現為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

寫到這裡，永康這個傳奇人物的傳奇人生，使我想起了一句俗語：“是金子總是要發光的”。在本文的最後，我想說的是：要想瞭解永康的發光一生，請看詠懷的長篇散文《紅色季風》。^①



挑人性之刺 刺社會之疽

——讀江燕基《百味雜陳》

■ 盼 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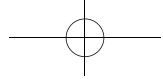
讀 江燕基的《百味雜陳》有一種淋漓痛快的感覺。這本輯百篇短文之書，云其“百味”，只是言其多而矣。

其實百篇不只百事百感，絕大多數篇章中都有二三事或更多，篇中感言有時是諸事同感，有時各事各感。所以，百篇中實陳三百餘事，發二百多感。事有己事、家事、鄰事、街事、區事、港事、國事及世界大事等；涵蓋教育、文化、衛生、政治、經濟、宗教、醫護、環保、民風與歷史等；感言涉及文品、學風、氣節、商道、信譽、倫理、社會公德與家國情懷等。絕大多數雜文以針砭時弊為題，嘲諷揶揄是其主要言語特色。文章氣旺聲正，是非明朗，疾惡如仇，一針見血，切中要害。如《何必亂翻書》、《文化之母的悲哀》中，對文化無知荒謬的鞭撻；《讀〈我看文壇四象〉》中對以挖人隱私為樂的文痞之忿怒；《狗貴人賤》、《人不如狗》、《狗模人樣》等篇中，對重畜輕人風氣之感歎；《八十仍打擔》、《仙人掌》中對老年人命運之唏噓；《「拐子生意」》、《新聞價值》中對假案假新聞與渲染自殺新聞之痛斥；《崽，叫聲阿媽！》中對誤診錯斷醫護現象的憤慨；《大學雞》中對大學所謂精英之剖析；《鬼子又來了》中對依賴公援的懶蟲之揭露；《隔岸觀火》中對畸型男女關係之不屑；以及《感謝‘敵人’》中，對國際強權霸道的討伐……這些議東論西、四處出擊的感言，涵蓋面廣，事雜而意不亂，都是聚焦社會弊端。文中措詞雖多尖刻，但細品之下，你會發現並

非偏激之言，而是有理有據。正因為如此，所以得理不饒人，才能使自己與讀者都感到痛快。

因為有理有據，所以，江燕基的雜文不是置人於死地的匕首投槍，而是銀針與手術刀。他對周圍有諸多不順眼，他的雜文不是在不順眼的雞蛋裡挑骨頭，而是挑刺挑膿，挑出人性的毒刺，挑破道德的膿泡，或者切除暗瘡毒疽，把患害公示於眾，淨化社會心湖。這是心靈環保的舉措，是維護文明的功德。這種看似零碎的批判，一小片又小一片，卻能拼出一大片，起到了修補道德碎裂的功用。

讀江燕基的文章，使我想起瀋陽東陵區張作梓修路的事蹟。張作梓年過八十，是一個窮菜農。菜獲時節，要用手推車送菜到城裡售賣。村子到城裡一個小時的泥路坎坷不平，到處坑坑窪窪，雨天更是難行。張作梓因而有了修路的念頭。開始，賣完菜回程時，就撿拾河卵石，順路填補一些路坑。後來，沒賣菜時也修路去，當天修不完的，就在坑窪旁插上紅布小旗警示。而後，還用菜錢買水泥加固路面。日子本來就很艱難，這一來更加捉襟見肘。但他一天又一天，堅持在路面。一小段又一小段，修了鄉村泥道，又修與送菜無關的其他道路。甚至修到城裡公園去，把年久失修的廣場碎磚與大小陷坑也填平鋪實。對這個感動了千萬人的“修路爺爺”，也有人說他“愚公”，“你幫了別人，誰又能幫了你”。但他說：“這輩子，不定誰會幫了誰，誰會渡了誰，先把自己心裡的道兒鋪好，把腳下的道兒修好。”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理，使他義無反顧，一年又一年，堅持了二十五年，到病重住院，還掛念著周圍的路。

對於江燕基，感覺他也是一名自覺的路工。《百味雜陳》中揭示的數以百計的弊端，不也是社會通道上的坑坑窪窪嗎？百篇正氣之言，不就是立於坑窪旁的醒世小旗嗎？不就是填補社會缺陷的河卵石嗎？張作梓修的是泥石道路，是休憩廣場，而江燕基補的是人性道路，是道德廣場。修補的物件不同，但行為背後的人格支撐力，相信是共同的，都是想“把自己心裡的道兒鋪好”，進而把社會的道鋪好。

社會上坑坑窪窪，許多未必影響到自己當下的生活，你可以熟視無睹，佯裝不知；可以「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可以聳一聳肩，繞道而行；或者雖然忿而攔拳擊掌，但終究長歎作罷。但另有一些“路見不平”的人，義憤填膺，不修眼冤，不吐不快。這類性情中人，多有明朗的道德觀念，強烈的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感。漢·嚴遵《道德指歸論》云：「心如規矩，志如尺衡」的人，才能“正直如繩”。江燕基正是此中人，所以，才對社會百態十分敏感，才會觀察入微，才能耿耿於懷，才有挑刺切疽之沖動，或有採石補路之使命。

當然，社會百病，不可能因幾篇警示之言而扭轉乾坤。日積月澱的弊端，不可能靠一日之治而清除根患。張作梓修路就是一例，今天鋪實填平，明天又被輾出坑窪，防不勝防，補不勝補。明知這樣，他仍日復一日地修，從不氣餒。江燕基何嘗不是，明知憑一杆之筆，一己之力難竟全功，但仍不厭其煩地勘查社會道德缺陷，及時標示以待修補。

法國雨果在《悲慘世界》說中：“正直的人最吃力的工作是經常把最難消除的惡念從人類的靈魂上消除出去。”江燕基自討苦吃，從事的正是這種“最吃力的工作”。

熟悉江燕基的文友都知道，他的敏銳與坦言是一慣的，《百味雜陳》一書不是一時心血來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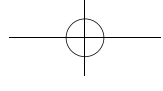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作，而是他長期的筆鋒所向。《百味雜陳》與之前出版的雜文集《箋》、長篇小說《風雨香江》、中篇小說集《流水彎彎》，散文集《芙蓉山下》、《醉酒灣畔》及《蝴蝶泉邊》等著作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對低層階級的關注，都是為弱勢群體發聲，都是疾惡如仇，都充滿了深沉的家國情懷與社會憂患感。

《百味雜陳》是一張撒在人性湖上的網，是打撈社會良知的網。作者不因一介布衣而自感淺窄卑微，他的著作顯現他的視野是廣闊的。他的心裡裝著香江兩岸，裝著黃河南北。

匡正人性，重振社會道德，需要更多這樣的良知，需要更多這樣的正直人。^①

盼耕（陳藩庚），1969年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1979年定居香港。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文學院教授、高級編輯、國際華文文學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香港大世界出版公司總編輯，香港文學促進協會理事長。著有：詩評集《一百個怪月亮》；詩集《綠色的音符》、《盼耕短詩選》（中英文對照）、《盼耕世紀詩選》；小說集《紫荊樹下》；散文集《生與活的洗禮》；電視劇《舞者愛舞》、《辛辣的鞭炮》、《人間煙火》等。





【作品評論】

走過喧囂心無塵埃

——讀禾素作品隨談

■ 張再學

前 幾年在《民族文學》上讀到一篇題為《風中的蔓勒梗》的散文，眼眶不禁濕潤，那濃濃的親情帶著溫暖、憂傷和思念沁入心房。誰這麼熟悉本地的風土人情，而且文筆細膩，真實感人？於是，開始瞭解禾素這個人，並特別關注她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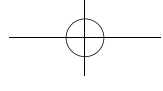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德宏芒市人，從小喜歡讀書，社會的變遷，家庭的變化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1994年，禾素把深深的情感掛在故鄉的蔓勒梗樹上，旅居香港。在七彩紛呈的香港，應該有過許多夢想，其中包括文學之夢，只是尚未傾心筆耕。直到2006年後，禾素才開始在各個刊物上嶄露頭角。

在文學道路上，成熟的禾素一路走來，先後在國內外多家報紙雜誌發表作品。佳作《消逝的馬櫻花》榮獲中國散文學會頒發中國當代散文獎；《讓生命不再沉重》榮獲中國作家協會、《人民日報》舉辦“盛世民族情”全國有獎徵文優秀散文獎；《山上一樹花開》榮獲第五屆“漂母杯”全球華人母愛散文大賽三等獎；《太行山下隨想》榮獲首屆全球“壺關”大峽谷有獎徵文大賽二等獎；散文集《風中的蔓勒梗》得到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重點扶持。其作品很快受到文學界的重視，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好評。其作品特點是生活積澱深厚，以女性

獨有的情懷過濾紛繁雜亂的現實生活，觸動人們內心最柔軟的地方，文筆游走於感性與理性之間，給讀者一個可心的畫面，寫出溫情，寫出了至愛。

筆者仔細閱讀了禾素的散文集，心中不時泛起感動的漣漪，諸多言詞，諸多情節總是有自己的創意，不落俗套，獨闢蹊徑。

淬煉故土的“富礦”。喧囂百年的商城，四面海水湛藍。已在港島生活多年的禾素飽嘗漂泊的艱辛和世態炎涼的滋味，身在異鄉，心在故鄉，當生活步入平穩之時，瀰漫心海的鄉愁更是揮之不去。於是曾經的親情、友情和愛情滑落筆端，而且豐富多彩，滲透了傣鄉的純真與厚樸。這些故土的“富礦”成為創作的源泉，滋潤著文學生命的底色。那些豐實的素材攀越思索的階梯，淬煉成更多的作品，帶著一方山水，一方風情走向四面八方。德宏廣袤殷實的土地，厚重大氣的歷史長河孕育了古老燦爛的文化，地方文化底蘊也給這個離別故土的傣家女產生過深刻的影響。家鄉的味道濃縮於肌膚和血液之中，作品透出沁人心脾的竹林清風和耐人尋味的生活意趣。也因其具有濃厚的生活底蘊和扎實的寫作功底，所以也能將其他地方的題材寫出新感覺，讀者隱藏在心靈深處的激情會被引發，此時的閱讀愜意不言而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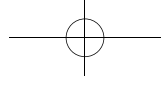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蓬勃鮮活的言詞。手指時代的人們，從某種程度上講，只要有文化都可以寫作，心血來潮的時候從電腦上下載張貼，巧取豪奪，粉飾登場，沽名釣譽，似曾相識的美文屢見不鮮，這不能不說是文學界的悲哀。我們深感欣慰的是青年作家禾素一直耕耘自己的園地，栽培自己的花卉，沒有墜落在“捷徑”的淤泥中。作品給人的第一個感覺是措辭鮮活，言詞搭配的效果非常好，不論是寫景、寫人還是敘事皆能獨出一轍，很多地方具有一種非傳統的表達方式。禾素的文字，處處閃動女性風姿綽約的文采。其實，充滿靈性的言詞絕非玩弄文字遊戲的結果，而是來自於長期的磨煉，來自於對生活的尋找。

沒有“硬傷”的組合。誰都知道生活的真實性和文學的真實性是有很大差距的。任何人的生活都是一些碎片，禾素的筆下碎片演進得很好，看不出連接的“硬傷”，人物、場景推向讀者的時候，內在的尺度創造出審美的真實，情感上與讀者產生共鳴。如《消失的馬櫻花》，記述了小瑞短暫的一生，從少年的孤獨寂寞到馬櫻花般豔麗動人的年齡，幸福的大門似乎敞開了，誰知朝花夕落，一段青春的舊夢成為永別。雖是一篇散文，但片段與片段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聯繫，自然真實的故事再現了如煙往事，美麗而憂傷。再如《我要為你建一座花園》，作者採用時空交錯的手法，回憶了父親和母親的婚姻情感，雖然時間跨度長，但結構嚴謹，情節緊結，過度巧妙，悠悠往事如同初春的冰河，晃動相連，彼此呼應，父母大半生的情感變化密佈於字裡行間。

具有寬泛的文思。作者走過繽紛繁雜的現實生活，有過許多細膩的情感體驗，創作能站在一個高度，置身於喧囂之外，打開思緒的閘門，重新鋪排若干素材，以鮮明的形象思維進行有機構思，不拘泥於單項的故事脈絡。所以其作品不但自然流暢，更重要的是文思寬泛，以記述為主，不時拓展思維，含蓄地表達某種觀點，但其思想性隱藏在作品中，作品有厚度，不顯單薄，仍給人一種通透感。

以《左十年右十年》為例，此文講述的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車禍，老闆不幸身亡。這是一起單純的突發事件，但作者將純正的友誼累積在回憶的流線中，側面寫出老闆的處世為人。一個敬業有加、待人誠懇的男子躍然紙面。自己的悲傷和惋惜難以描述，痛苦從心靈深處迸發，浮出寒秋的水面。在回想的空間裡穿插著逝者生前事、逝者身後事以及自己的一段年少無知的想法，示意生命的珍貴和痛苦的不可預測。一抹憂傷和惋惜劃過紙面，讀罷掩卷，沉思良久。由此可見，禾素長期潛心于博大開闊的創作境界，其情寂寂，其樂融融。讓人想起樊房的風鈴，清風吟明月，萬籟寂靜中鈴聲如此清脆而悠揚，輕輕掠過世俗的天空。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境界，它直接關係到作品的思想層次和藝術層次。

蔓勒梗乃自然之物，因為世事多變，在沐風櫛雨中演進，鑲嵌在作者清晰的記憶裡，永遠守護著一份懷想與眷念，守護著一份真情，時光輪回，但願情親、友情和愛情永不褪色。世人都有心中的蔓勒梗，熬過生活的孤獨與寂寞，支撐毅力，度過時艱，收穫你自己想要的東西。年少的禾素吃著酸甜的羊奶果，嬉戲在外婆家的園子裡，懵懂的年齡植下無名的夢想。隨著閱歷的豐富，遠行的禾素帶著故鄉的意蘊走進文學的園地，筆調溫婉，才華綻放，撐起情感的思維空間。在一個女性的視角裡，溫情和冷漠、歡樂與傷痛、相聚與離別，還有那些執著地追求，珍貴的念想等等，以最真切敏銳的感觸激發讀者平淡的心懷。最值得肯定的是，禾素作為一個鍾愛文字的女性作家，具有高雅的情操，自己關注的不是那些圍繞“自我”的東西，諸如女性的身體和性以及愛情等，而是把視野擴大，延伸到群體、時代、民族國家乃至人類本身，以應有的文學使命感回溯歷史，記錄時代，反映現實。我們完全相信，隨著閱歷、學問修養和寫作經驗的積累，她將會取得更加令人矚目的成果。在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的行列裡，禾素作為後起之秀，她的作品一定會產生更大的反響。^④



感恩之情文思泉涌

——欣讀潘群新著《不忘初心》感想

■ 江心福

潘群先生是一名老新聞工作者，剛出版新著《不忘初心》一書。內容十分豐富，有新聞體裁的，也有文學作品和文史篇章。由原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何少川作序，為該書增添光彩。

《不忘初心》一書，有“人物專訪”、“記者生涯”、“短評漫話”、“散文遊記”、“書林評說”、“格言詩歌”、“文史寬頻”等七個篇章，圖文並茂，設計精美，富有真實性和可讀性強。

這本書最大特點是書中選用100多張彩色和黑自照片，生動見證了作者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新聞工作的人生價值。作者在《八十自述》一文中，寫道：“從小就立下抱負和理想，要為黨的事業奮鬥終身”。照片涵蓋了作者一生從青絲變白髮的滄桑歲月經歷。講述了作者從青少年求學到工作時代，新聞、記者時代和步入文學殿堂。正如何少川同志在序文中寫的：“有人說潘群從事新聞職業是‘半路出家’，能有如此成就十分不容易。”由於黨組織的培養，新聞老前輩的幫助，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努力，有志者事竟成。

第二特點是文見其人，他的為人和為文令人學習和敬重。他把原名的潘富貴改為潘群，表明他心中永遠有群眾，永遠拜人民群眾為師；他的人生諾言“重在學習，貴在深入”，這八個字是做好新聞工作的基本功。當他在“記者生涯篇”裡總結說：當記者要勤奮學習，要活到老，學到老；要熱情宣傳新事物；要深入基層，聯繫群眾親臨現場採訪，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寫出有血有肉的新聞、通訊、特寫和人物專訪。如1988年3月14日出席福建省政協第七屆會議上，訪問林則徐的後裔凌青，從外交家踏進新的工作領域，當選為福建省政協副主

席。刻苦探索又創新績。再訪古田縣“銀耳大王”姚淑先，把銀耳代料高產技術推廣到全國，後又栽培銀耳新的品種——腎耳，獲得成功的事蹟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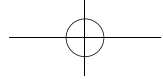
該書第三特點體現了作者“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思想品格。作者在《文史寬頻》篇中寫福州解放前報紙概況《記載歷史腳印，見證世紀風雲》和新中國成立後《蓬勃發展的福州報業》；有家鄉的名人林則徐、沈葆楨、愛國高僧圓瑛法師、一代宗師林耀華和六次辦報黃乃裳、文字改革家高夢旦等。有的篇章還挖掘出某些鮮為人知的內容，給人予以教育和啟迪，難能可貴。

《散文遊記》篇是本書第四特點，他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也遊歷西歐、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10多個國家，採寫的遊記十分質樸，雖然簡約卻顯得真實，讓人如臨其境。給人直觀的印象和感受，值得一讀。

“不忘初心跟黨走”，這是本書的第五特點，對黨的感恩之情。他坦言沒有黨的培養，就沒有他閃光的人生。他兩次進中共福建省黨校學習深造，終生受益，難以忘懷。

作者至今已編著出版6本書約100多萬字。這本《不忘初心》一書是將他八十載人生為人為文作一個總結，留傳子孫後代一份充滿正能量的精神食糧。俗話說：“萬貫家產，不如薄技在身”，彌足珍貴。

作者在“後記”中還表示，要把這本書奉獻親愛的中國共產黨，也作為向黨的十九大的獻禮。我們期望作者的許多親朋好友和讀者的案頭上，都有這本《不忘初心》紅彤彤的好書。📖



【作品評論】

香港書評家

淡淡著墨 韵味悠永

——讀《記憶的碎片之「喬遷」》

■ 張高賢

淵懿的小說《記憶的碎片之「喬遷」》，寫的是家居的喬遷，實是部隊的「調防」，文體曰「小說」，其實是「懷舊」。

作者不以強烈的語言打動讀者，只是從容下筆，淡淡著墨。“一身威武的草綠色軍裝格外精神，長長的影子緊隨其後，帽子上的五角星在晨光的照射下紅得耀眼。”使讀者深深地感受到中國軍人威武的氣勢，滿滿的驕傲，滿滿的自豪的英雄形象。

作者以語淺情深，言簡意長，流暢的文筆，敘述部隊一次又一次調防，告別戰友和家屬的難舍真情。“我一轉身，才發現母親的眼角隱忍的全是淚水，一顆一顆穿成線順著臉頰滑落。我無所適從地掃視著窗外送別的人群，悄無聲息。餘光中，只見母親不斷用手往後攏頭髮，順勢在眼角抹一把。”使人感到韻味悠永，讓人性之花在夾縫中悄然綻放。

小說中有一段描寫軍人遇到狼群的故事，還有陳述橫過布爾津河渡口的一段情節。作者在狼群和渡口的故事裡蘊含著指揮官和軍人的機智、

團結、樂觀，瀟灑，不畏艱難的軍風。文中沒有政治口號，只有簡單的一個命令：「抓緊時間趕路吧！」父親的目光轉向黑黝黝的遠方，長舒了一口氣，疲憊地靠在座位上。30幾個字凸顯出文章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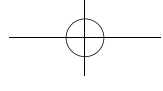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讀了淵懿的作品，再一次使我深深地體悟到，有了生活才有文學作品；只有走進邊陲，踏過風雪，走過崎嶇的經歷，才會激發起作者心靈的綻放，斐然成章、成就了這一短篇小說。

作者原名袁疆才，70後，出生於冰雪高原的西北邊陲。當下“垂釣香江，靜聽素月戲水餘音，文字覓春風。”不愧為名副其實的一位“疆才”。

《記憶的碎片之「喬遷」》只有3800字，是一部優秀的短篇小說，竊以為可推薦為中學中文科的閱讀教材。^①

年7月27日 寫於揚波軒





【詩品】

論犁青作品的藝術特色

■ 戴 方

在華文詩領域艱辛耕耘了半個世紀的香港著名詩人犁青，以自己獨具特色的大量作品震撼中國兩岸三地及世界華文詩壇。他的藝術成就，已引起海內外文學藝術領域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刻的關注。成千上萬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犁青作品的愛好者，在為他的作品所吸引、所陶醉、所傾倒的同時，幾乎都在思索著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犁青的詩何以能征服如此眾多的政治見解不同、身份地位迥異的讀者？和其他華文詩作者相比，他的作品為什麼獨具魅力、獨領風騷？他的作品的藝術特色到底表現在哪些方面？這也正是筆者思索已久的問題。欣逢第八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召開並有幸接到正式邀請，不揣冒昧，借此良機將本人對此問題的思索概述如下，以期拋磚引玉，得到各國各地名家詩友的關注和指教，對此問題能有更深的開掘與發揮。我認為這不論是對港、澳、台文學還是對中國大陸文學，不論是對中國華文文學還是對國際華文文學，都將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

一、心靈、情感與自然之美的高度契合

——詩人在「天人合一」的藝術王國裏盡情遨遊

犁青的詩，給讀者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純任自然，不事雕琢。從半個世紀前問世的他的第一部詩集《紅花的故事》，到近期發表的大量詩作特別是山水詩，始終保持了這樣一種藝術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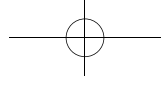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犁青非常贊同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然而他卻是從藝術的角度去闡釋這種傳統的哲學思想的。

中國三大哲學學派：儒家、道家、佛家禪宗都講「天人合一」，然而側重點卻有相當大的距離。詩人犁青別開生面地解釋「天人合一」。他認為，要想寫山水詩就必須認真研究詩同自然的關係，尋求主體與客體的融合統一，造成「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那樣一種意境，這就是他所尋覓的「天人合一」的效果。他曾經非常形象地描述自己這種尋覓的過程：「我喜歡像畫家一樣，攤開畫板，選擇調勻了的色彩，從特定的角度去描繪和再現自然；我喜歡像攝影家一樣，用經過選擇的最佳光圈、焦點、速度和距離去拍攝自然的畫面。那一時刻，我的主觀精靈已入到畫面中去了。」（犁青：《我對山水詩的認識和追求》）

大陸詩評家稱犁青山水詩的抒情性是建立在外在自然美和內在情感的高度契合之上，抒情引向超越的情感，通過自然的詩意，把情感上升到超越美和寧靜的感受上。筆者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詩人犁青以自己超然的藝術功力，將自然的美感內化為他作品的詩意，在詩意中創造了更高層次的美感。（戴方：《凌雲健筆意縱橫》。）

自然美來源於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就審美價值而言，它指的是自然的外在形式與人的感覺、知覺；與人的情感；與人的意趣、與人的潛在的審美理想的高度契合。作為一個詩人，如果他與自然之間沒有達到這樣的契合。他是絕然寫不出「天人合一」的作品的。

「田野／是母親的胸脯／麥苗波蕩著／田野／
做著健康的呼吸／在大地的胸脯上／我們吸吮著
／香甜的乳汁／於是／我們健康地活著／一代又一代」



這是十二歲的少年犁青用稚嫩而又成熟的詩筆寫下的自己當時的所見所感所思。可以看出，這位出生於貧苦農家的少年，是以一顆純真的詩心，以滿腔的激情去觀察和感受「田野」這一對他來說最切近的自然景觀的。他生於這片田野，長於這片田野。他以滿腔的愛撲向這片田野，就好比孩童撲向母親的懷抱。這片廣袤美麗田野給他以愉悅，給他以舒暢，給他以振奮，給他以啟示和力量。他以少年詩人的敏感與聰慧，將自然人化，將田野人化，將自己的情感、意志和審美理想物態化、現實化。於是，他的心靈，情感與自然之美達到了高度的契合，他返樸歸真的詩句產生了強烈的「天人合一」的效果。

「香港的海面輕柔平坦／像軟酥的胸脯可以睡眠／……香港的海底又廣又深／海洋中間也是個大千世界／密聚的魚群像路上的行人一般／有的在匆匆疾走／有的在飛車馳奔……／而香港平靜的海面／遇到台風侵襲、蹂躪時／才震顫／心驚／怒吼／沸騰」（犁青：《香港的海》）

這是四十二年後也就是一九八七年，五十四歲的詩人犁青對香港的海的描述。同樣是一顆純真的詩心，同樣是滿腔的激情，同樣是將自然人化，將自己的情感、意志、審美理想物化，同樣是客觀之美與主觀體驗之間高度的契合，描寫手法與藝術風格與四十二年前有著驚人的相似，然而，它卻有了更濃的詩味，更深刻豐富的內涵與更發人深思的意蘊。這就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犁青藝術風格的變與不變，不變是相對的，變是絕對的，相對中有著絕對。

「你的詩裏藏畫／像雲中的武夷山／像雨中的鼓浪嶼……／你的畫裏藏曲／在赤道線唱山歌／在日月潭聽梨園戲……／」（韓笑：《犁回青春犁回詩》）

犁青正是如此，在「天人合一」的藝術王國裏盡情地遨遊。他不斷地尋覓著自然之美蘊含著的無窮無盡的奧妙，他將自己的欣慰、喜悅、憂傷和悲憤運用神來之筆物化為自然，同時鬼斧神工般使自然人化，如此循環往復，交互作用，不斷創造出更高層次的美的激動和振奮。這正是他的作品具有特殊魅力的重要原因。

二、創作意圖與表現形式的高度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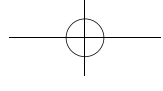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詩人在藝術創作的自由王國裏縱橫馳騁

創作意圖即是詩人主觀意念、內心衝動與審美理想的綜合，亦即詩人通過自己的作品——對欣賞者來說是審美客體的藝術成果，所要表達的那些東西。作為美的創造者——詩人，與美的欣賞者——詩的讀者，他們之間存在著一個不容忽視的連接媒介，這就是詩人的表現形式。任何一個成功的詩人，都會選取最適於表達自己，宣泄自己的藝術手法、表現形式，使自己的創作意圖得以最大限度的實現。

作為一位有著五十多年創作經歷的老詩人，犁青不僅熟悉我們民族文辭絢麗、包容博大的傳統詩歌的表現手法，而且由於全身心地接受過現代藝術思潮的洗禮，他熟知當今世界詩歌創作領域的各種流派、各種風格、各種表現手法。他大量地閱讀各民族企業傑出詩人的代表作品，那題材極為寬廣、語言極為瑰麗、手法極為多樣的藝術精品，使犁青受到了深刻的浸染和啟迪，極大地開拓了他的藝術審美的疆域。因此，他不僅保持著少年時代純任自然的藝術手法，善於運用田園詩般的語言抒發自己對自然美的感慨，而且能夠熟練地運用寫意，比興、狀物、傳神、象征、緣情、意識流、蒙太奇等多種表現形式，恰到好處地實現自己的創作意圖。誠如詩評家沈仁康對他的評價：「犁青有中國古典詩詞的積累，也受過西方詩歌的熏陶。他的詩，在觀察的細膩上，在捕捉詩情畫意上，在生動描繪的意境上，表現了很深的中國古典詩詞的修養，他在抒發自己內在感情、激情上，又表現了他的西方詩歌的修養……這些詩如行雲流水，既有內涵也有詩味，寫台灣的一輯更是目前難得的好詩。」（《犁青山水》）

犁青近期創作的相當數量的國際題裁的作品，更是巧妙地吸取了其他藝術門類的「造型美」、「線條美」、「筆斷意連」、「鐵畫銀鈎」等生動活潑的表現手法，把自己作品的審美品位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筆者曾與犁青專門探討過「創作意圖與表現方式」二者之間的關係。犁青的見解是相當深刻，相



當中肯的。

筆者提到詩人的一些作品非常注意格律美。這種格律美不僅給予鑒賞者視覺的美感，而且還給予他們聽覺的美感，如《入武夷山》、《九曲溪放筏》等作品。

犁青回答：「我吸取了律詩的成分，但又不拘泥於律詩的格式，因為詩的內容要求較大的自由度和較高的浪漫感。」

筆者提到，在讀詩人的作品時，發現詩人在創作中很不樂意受形式和技巧的束縛。他的詩好像插上了自由翱翔的翅膀，在相當廣闊的藝術空間盡情翻飛，有時在一組詩當中，在語言形式和寫作技巧方面就有很大的跳躍。

犁青回答：「古人說，藝術家要在藝術這個最少定格，最富創造性的天地裏，『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驚八極，心遊萬仞。』所以我歷來反對用技巧扼殺內容……我主張，詩人從『無技巧』狀態表達出其獨特的詩的技巧。」他認為，詩人應該根據客觀事物所激起的靈感，自如地調整自己語言的風格與氣度。詩人到了不用專門考慮「技巧」的境界，說明他已經能夠手到擒來地運用技巧為內容服務，「玩」技巧於股掌之間，那時的他，已經進入了藝術創作的自由天地，「那是一種淋漓盡致地表達感情，遊刃有余地運用技巧的境界，是一種妙不可言的境界。」可以說，犁青的創作，就已經進入了這樣一種自由的境界。從必然走向自由，他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三、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的比翼齊飛

——詩人賦予作品鮮活的生命與深沉的哲理

藝術創作需要抽象思維。因為如果沒有抽象思維，藝術創作就無法尋著自然規律、社會規律與人的思維規律的正常軌道運行，就會失去了理性的思考，無法通過概念的組合、判斷和推理賦予作品思想的力量，更不可能給作品的欣賞者以哲理的啟迪與精神的升華。可以說，沒有抽象，就沒有對事物本質的披露。

藝術創作更需要形象思維。因為如果沒有形象思維，就不可能使藝術的直觀凝聚成生動鮮明的、

有典型意義的藝術形象，就不可能使作品飽含著創作者強烈的審美情感，更不可能使欣賞者受到感情誘導與推動。

犁青的創作，正是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極為默契地相互配合，相互補充，相互滲透的過程，是兩種思維形式比翼齊飛，相映生輝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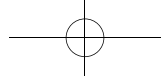
大陸著名詩人沙鷗，曾高度評價犁青表現重大題材的作品《北京大學廣場》和《站在石碑上的老人》，稱贊他「寫得那麼自然，那麼情深意切，就像看見詩人在映滿桃紅柳綠的西湖上，瀟灑地蕩著一葉扁舟」。而犁青的這兩篇力作，正是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成功結合的典範。

朗朗讀書聲
 在您心裏雷騰
 一挑兩擔書
 陪您翻山越嶺
 您曾滾燙 似太陽
 曾沖刺 似雷霆
 曾噴薄雲天 輝耀環宇
 您繾綣宮庭 孤家寡人
 您探幽 探幽 探幽
 悄悄沉入勝境
 冷泉輕吟 線香幽清
 古籍 線裝 秘本
 ……………
 地震 山崩的一瞬
 您屹立成一尊
 想英姿揮手喚彩雲
 但木然
 永恒

——《北京大學廣場》

你站在高高的石碑上
 你發著沉思的
 凝望的眼光
 你疲倦了
 雙手拄在拐杖上

海峽的狂風呼嘯



天宇的怒雲翻舞
大洋的驚濤滾滾湧來

你披戴一身鋼鑄的衣裳
你凝滯的眼光似劍

穿透雲層
穿透排浪……

——《站在石碑上的老人》

誠如沙鷗所言，在所有的重大題材中，沒有比寫這兩位歷史人物更加困難的了。如此敏感的內容，如此難予駕馭的題材，犁青卻能「站在山脊上，撩開雲簾，極目遠眺，寫得如此輕靈。」（沙鷗：《論〈犁青山水〉》）

這是因為，詩人展開了形象思維的翅膀，把這兩位歷史人物放到了歷史和宇宙的宏大背景之中去表現，採用了虛實交替的藝術手法，還十分自如地運用了時空的大跨越，人物心理刻劃和肖像描繪上的大寫意，創造了形神兼備的藝術形象。同時，詩人又展現了抽象思維的超凡功力，運用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的表現手法，在感覺世界中找到將主體情思置入載體的契機，同時給讀者留下了咀嚼與回味的無限的空間。正是因為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如此

親密無間地融為一體，因而使作品完全脫出了俗套，剔除了瑣碎尋常的是非評價，寫出了這兩位歷史人物特殊的風采和各自的命運。確實做到了「既要給他們以公正的客觀的評價又要表達出自己的強烈感情，既要寫出歷史的蒼涼感又要寫出時代的責任感。」這也正是這兩篇作品能夠給讀者心靈以巨大震撼的原因之所在。沙鷗慨嘆：「這是犁青經歷人生的磨難之後，關切祖國和民族的未來，閃著浪花呼喊出來的聲音。」誠哉斯言！

犁青是一位既謙遜又自尊、既熱情又冷峻、既善於博采眾家之長又敢於堅持個人風格的傑出的中國詩人。他那鮮明的藝術個性和善良的藝術情感，使他的作品如一樹獨放的奇葩。他自己曾經說過：「我追求創新，對每一首詩的要求都是，當讀者見到它時，就應當像一股清新的風拂面而過。我認為在詩的創作上，內容、形式的雷同與重複就意味著詩的活力的衰竭。」

犁青在華文詩的領域不斷探索，不斷創新，不斷超越自我，用滿腔激情開拓出一片水草豐茂的新天地。犁青是一位當之無愧的成功中國詩人。

中國需要這樣的詩人，

世界需要這樣的詩人。^①

（本文發表於《世紀之交的華文文學——第八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選》一書）

（上接第3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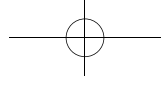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鼓翅嘶聲鳴叫／銜著我的片片叮嚀飛往屹立的燈塔／每天，收集著從望夫崖滾落而下的淚珠／在妳歸來之日，幻化成漫天翱翔的白鷺，”整體選擇的“海鷗”、“燈塔”、“淚珠”、“白鷺”，都被“驚醒”、“嘶聲鳴叫”、“叮嚀”、“歸來”、“幻化”等所修飾，修飾成一幅無法企及的遠畫，活脫成“旅途”的一個夢境。

整部詩集是美麗的，然而，又是淒艷的。彷彿一個閨秀在倚戶祈盼，祈盼心靈的歸宿，祈盼愛的歸來。因而，作者出現比較多的晦澀的詞：沈淪、哀愁、夢囈、殘骸、陰鬱、憔悴、孤雁、

淚水、嫉妒、煎熬、懺悔、寂寥、憐憫、啃噬、憂鬱、蹂躪等等，這都給人一種柔弱女子特有的感知，美麗的，也是淒艷的。

99首十四行詩，帶著歷盡情感坎坷的氣息，也帶著心靈追求的密碼，更是一種渴望慰藉的靈魂在尋覓。^②

作者林秉傑，福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長樂市作家協會主席。著名文學家鄭振鐸、冰心故鄉的文學期刊《春水》主編，出版各類文學著作13部，曾獲福建省優秀文學作品獎等多項。



美麗的密碼

— 解讀陳慧雯十四行詩《年輕的日子裏》

■ 林秉傑

一位年輕女子，把自己在年輕的日子裏寫下的十四行詩99首奉獻給《春水》雜誌，說是請教，意思是向《春水》投稿。幾次電郵交流，她還想出一冊小冊子詩集。

不錯呵，99首十四行詩，分為“解愛篇”61首和“追夢篇”38首。“99”這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是象徵著至高無上，和美好、吉祥的數字。一方面是數量的多，另一方面與“久”諧音，有“永久”、“天長地久”之意。更是人們習慣中喜歡接受的數據，也是一個美好的密碼。

縱覽99首詩歌，從體裁上看，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述，十四行詩曾經是歐洲美國詩壇流行的模式。說明作者對十四行詩的研究很深入。我也曾認真讀過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集，對詩歌的感情表達留下深刻的印象。

《年輕的日子裏》體裁也採用英國十四行詩的形式，表達方面有著作者自己情感歷程的體驗。不管是“解愛”，還是“追夢”，都表達作者對美好情感的追求和心靈祈盼的一種訴說。

如詩《梁祝》，明顯是對梁祝化蝶美好愛情的讚頌。那“三載同窗”，“十八長亭相送”，最後是“花間一對蝶兒啊，翩舞纏綿”，以及“化做鼓翼振翅迎向春光的彩蝶”。這些詩句直抒胸臆，表達出作者對美好愛情的憧憬與讚美。如詩《敬愛的母親》，是對自己年少時對母親關懷的不理解，今天覺得不僅有歉意，還深深地被母愛所感染，在心底留下永遠的懷念。這更是對人間真情的感恩與傾心的崇敬。作者在追求美妙情感的歷程中，也提出了無助與徘徊的求援，在《依靠在自己的肩膀》

一詩中，就寫到：“情路漫漫，無人為我指點迷津”。愛是什麼？無人能解，夢也只能用夸父追日的精神去追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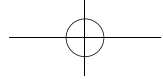
《年輕的日子裏》，也表現作者一種精神的祈盼和心靈的訴說。整部作品可以看出作者每一首詩都是心靈深處發生的聲音，她用詩的語言表達一種追求，是含蓄的，帶著深深的無奈和無由的煎熬。這種精神狀態，作者只好解釋為“半夢半醒的人生才更體現人的聰睿”。在《祭夢》中，作者寫道：“自打夢遺棄了我，我的王國只是一座孤城”。這是作者在心路歷程中鬱悶的表達形式，心靈空虛了，連夢也沒了。

追夢的過程是酸辛的，她必須“為愛她得忍受行走在刀尖的疼”；追夢的過程是美妙的，她在“門前溪水上悠悠漂浮著的五彩紙船”；追夢的過程又是無奈的，她說：“也許尋遍千巖萬壑還不能有個安身之所”；追夢的過程更是無畏的，她認為“至死亡降臨也要將這份固執推崇。”

作者所追尋的夢，也是一個愛的詮釋。她追求的一種境界是柔美的，這種境界帶著溫馨，帶著無我無妳的超脫，即使有遺恨，那也是“清清江水，月轉廊亭”，還是“千萬點波光躍動”和“荷葉上滾動的兩珠閃著綠色的光影。”這絕妙的淒清境界，和悠悠閨怨的柔情，充滿了整部的《年輕的日子裏》的字裏行間。

意象的細膩活脫，更是全書詩句的一個重要特徵。“愛人的心是一塊含在我口中的溫潤的碧玉。”這也是一種詮釋愛戀的心聲。“驚醒的海鷗

(下接第33頁)



【詩品】

埋藏在心底的美好

——招小波詩歌《我曾是她腰間的一件掛玉》賞析

■ 夢 蝶

每個人心底都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秘密房間，那裏珍藏著生命中屬於自己的美好。

——題記

我曾是她腰間的一件掛玉

招小波

在五十年代的肇師附小
我曾是二年級的插班生
我插在李小瓊的素裙旁邊
像她腰間的一件掛玉

她伴我度過了一年時光
入隊時，她給我帶上紅領巾
我們像一對西江邊上的蜻蜓
領受過蛙鳴一樣的祝福

六十年過去了
母校已化成香燭上的煙柱
李小瓊也一定紅顏已老
你可知在一塊沒有翅膀的尺素
被我綴上你翡翠般的名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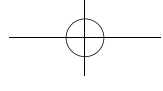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我被招小波的這首詩歌感動之處，不止是他詩歌本身所特有的氣質。還因為他大巧若拙中感情的真實。在他看似樸實無華的詩語敘述裡，有著金子般的閃光。記得有人說過一句話：“以真為美”。招小波的這首《我曾是她腰間的一件掛玉》的含金量，應該是24k的。我讀出了他看似平靜敘述裡感情的真。恰恰是這種真，將會令讀這首詩的平靜的內心掀起波瀾。

詩人將意象的時空定格在了五十年代的肇師附小。他一一道出了他與詩中主人公李小瓊的某些生活片段中的一些交集。但他並沒有寫到他們如何相愛。他只是向讀者呈現出他與李小瓊交集後的某些生活場景片段，以及他與李小瓊交集後的一個結果。那就是他們得到的蛙鳴一樣的祝福。而“蛙鳴”一詞，在這裡起到了極強的對詩歌意象推波助瀾的強大作用。“蛙鳴”，這一巧奪天工看似平淡無奇的用語裡，是詩人的筆力老道的匠心獨具。

最後一節，詩人在敘述裡設置了時空的跨度。呈現出六十年滄桑之後的母校的蒼涼與蒼茫。繼而，寫出他對摯愛的主人公近況的推斷。這種推斷，愈發證明了他對主人公存在于心底的思念與懷想。在此處，他所呈現出的人間滄桑令詩歌意象有了更深邃的底蘊。令人讀來，不禁扼腕唏噓。感歎造化弄人。

最後的兩行應該是詩眼，有著畫龍點睛之奇效。“你可知在一塊沒有翅膀的尺素/被我綴上你翡翠般的名號”。詩人的心是沒有翅膀的，如果有翅膀，就會早已飛到李小瓊的身旁。而李小瓊的名號，在詩人的心中是常綠如翡翠的。就像愛情的常青藤。這六十年來常綠的思念，是一種心靈的幸福，也是一種心靈的折磨。

縱覽全詩，淒美，內蘊。詩人用看似朴拙的手法，以真情的助燃劑，完成了詩歌心靈情感的燃燒。令人讀來，會有一種久久縈繞不散的美好回味。這就是詩歌的魅力。誠可謂大巧若拙！^①



林智育的佳聯妙對

■ 凡夫子

旅居香港鄉賢林智育先生的作品《綿綿曾經》，應師友門生、社會賢達、市井百姓，故鄉親友的要求，作聯語178對。分類為“芳名立意、伉儷比翼、喜慶祝福、追悼唁念、校園抒情、好酒調侃、宏業勵志、哲思寄寓”等。香港作家聯會秘書長李遠榮說：“智育尤精聯句，每有社團活動，或朋友的婚喪宴席，總請他寫一副對聯，放在大堂之上，他都扮演黃大仙的角色——有求必應。”可見作者思路敏捷，有應急之才。有人求聯，便欣然命筆。正如國光中學的校友、企業家張高賢所說：“不是因為他擁有得多，而是因為他計較得少。”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院主任潘亞暉評語：“作者才智過人，其詩詞聯語，字斟句酌，推敲出眾，文采風流，韻味無窮，其作品早已超越國界，飲譽東南亞。”今擷取（修訂本）數則，略作賞析，以饗同好。

鄭波光原集美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聯語為：

波揚文海 光耀學堂

上聯謂鄭教授在語言文學這個領海裡，揚帆四方。一個“揚”字，顯示鄭教授講課，左右逢源，如探囊取物，得心應手。下聯一個“耀”字，讚揚一個好老師深受學生歡迎、追慕，聲蜚校園內外，給學校帶來了榮耀。嵌名聯，切人切事，恰如其分。用詞凝練，構思精巧。

李遠榮是香港著名作家。林為其作嵌名聯：

遠譽高明文會友 榮名大度德留人

李遠榮在香港文藝圈裡，頗有聲譽，有凝聚力、向心力和親和力。上比謂其與人交往，不是吃喝玩

樂，而是以文會友。“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十分謙讓的君子，就是從謙讓入手進行自我修養的）。下比讚揚李的寬宏大度，以德感人，所以留得住身邊的一群人才。此屬嵌字聯的鶴頂格。乃把要鑲嵌的字分別嵌在上下聯第一字的位置上，又稱藏頭格、冠頂格等。

為華生先生、燕玉小姐結婚誌喜，聯語為：

華廈生輝 燕爾玉成

上聯寫居室華麗，熠熠生輝。下聯述燕爾新婚，祝賀相愛而有成果。元王實甫《西廂記》二本二折：“婚姻自有成，新婚燕爾安排定。”燕爾，為慶賀新婚之詞。玉成，成全之謂也。《西遊記》五十四回：“那太師與驛丞對行者作禮道：‘多謝老師玉成之恩！’”這裡有對穿針引線的月下老人表示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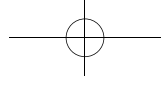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戴方，又名培賢，香港詩人。聯語把所鑲嵌的兩個字，分別嵌於上下聯第五字的位置上為鶴膝格。

平生有識培知足 與世無爭賢慧心

上聯謂見多識廣而知足常樂。知識聚積得多，閱歷豐富得廣，而後生活容易淡定了。下聯謂與世無爭也是一種值得褒獎的心靈美。雖說學識廣博，然而與世無爭。也許是“江湖不可竟其險，金石相期同此真”；也許是“不思紅花香滿徑，但求白雲獨去閑。”

“好酒調侃”聯語之一：

廣邀知己，共觴一壺酒



靜坐廳堂，獨品萬卷書

李白的“獨酌無相親”是一種境界；“每逢知己千杯醉”也是一種境界；呼朋喚友，“共飲一壺酒”又是一種人生境界。出句寫動態，顯得“朋友滿天下”的大氣。對句寫靜態。讀書須靜。靜中領悟有所得，才能與人“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聯語一動一靜，十分得體。既自伸曠達的雅懷，又抒發閒適的心境。

“好酒調侃”之二：

真美人百看不厭 是好酒一醉方休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畫家黃永玉說：“飲酒不可不醉，不可大醉。”香港作家倪匡則道：“我知道飲酒傷肝，但不飲傷心呀！”酒是雙刃劍。出句謂美人養眼，對句謂佳釀醉心，抒發了真性情，聯語連貫自然，毫無勉強拼湊痕跡。美中不足的是節奏點平仄失替。

“哲思寄寓”之一：

用愛心感悟大千世界 以幽默豐盈百味人生

上聯謂在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環境中，需要用愛心對待世界，溫暖人心，扶持失足。展示一種人性美，即愛的奉獻。下聯表白自己生活態度的另一面，用幽默去豐富人生。是愛，是恨，是得，是失，是榮，是辱，面對“百味人生”，該怎樣？“心向浮雲知進退，名隨野草任枯榮”。風度瀟灑，委任自然，失意不抱怨，失敗不氣餒，得到不矜伐，榮譽不標榜，笑笑而已。作者以幽默見長，與人論事，出口恢諧有趣而意味深長。

“宏業勵志”之一：

“湘鄂情大酒樓”張開，與陳祥君互對：

出句：湘鄂有情歡聚五洲客；

對句：深港無界誠邀四海人。

“接八方貴客，迎四面親人”，無地域之異，無內外之分，無種族之別，敞開大門，來的都是客。寫出了商業的性質。待客的包容，熱情的招攬。

為泉州西隅學校慶祝教師節而作：

化雨春風催桃李 栽花培土忘春秋

教師把知識傳播給學生，如同春風化雨，一個“催”字，表達快快成長、迫不及待的願望；一個“忘”字，歌頌教師勤勤懇懇，忘寢廢食地工作，練字極工。

作者在福建龍岩地區紀念知青上山下鄉40周年座談會暨《回望閩西》首發式上獻旗留念：

風起雲湧壯哉閩西路 山高水長美也泥土情

“風起雲湧”寫出當年知青上山下鄉的情景：聲勢浩大，行動迅猛。“山高水長”謂離鄉背井，山水阻隔，舉目無親。但到了閩西，與當地農民，朝夕相處，把鋤挖溝，揮鐮割稻，在共同勞動中建立的深情厚誼，四十年過去了，仍不忘懷，覺得泥土芳香。

健身篆刻養心館與林錦贊先生唱和：

養氣練功能健體 甯心遊刃可怡神

健身做法有兩方面：一肢體運動；一寧心養神。手惱並用，配合得當，便可益壽延年。

贊一鄉村道路建設：

奔小康，鄉賢合力修富路；

拓大道，眾志成城建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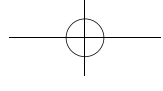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讚揚村民為發展經濟，自力更生，同心合力，集資建路的行動，此所謂“想要富，先修路”也。

為洪瀨林氏宗親會紀念比干公誕辰2000年敬撰：

比心昭日月 幹膽鑒春秋

比干，殷末紂王的叔父（一說，紂王庶兄）傳說紂淫亂，比干屢次犯顏強諫，紂怒，剖其心，慘死。比干與箕子、微子稱殷之三仁。比干乃林氏之先祖也。

比干對紂的忠心耿耿，可與日月齊光。膽，比喻勇氣、膽量，亦指肝膽塗地。春秋，泛指歷史。比干敢說真話而遭殺身之禍，讓歷史作為一面鏡子，引為鑒戒吧！^①



淺談「五十六個民族同聲歌唱 祖國」中的“三美”

■ 木子

香港詩人張繼征先生的《五十六個民族同聲歌唱祖國》是一份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八年的賀禮。此詩嚴格秉承了聞一多先生“三美”主義的主張，在“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上建構詩歌的美學。

詩的第一節和最後一節相互呼應，使此詩無論從聽覺方面或視覺方面都具備“音樂美、建築美”。整齊的字句、調和的音節產生出火山爆發式的激情，一咏再咏的語勢，表達了詩人強烈的愛國熱情。

詩的第二節和第三節，是“繪畫美”的完美呈現。詩人用黃山松作筆、泰山石為墨，運用傳統中國水墨畫的黑白基調，勾畫出一幅中國的版圖：由南至北、由珠江水環繞的香港和澳門到台灣標誌性景點——日月潭。用大草原記譜，請黃土坡配樂，顯示了一方山水一方風情。試想，風吹草低中的牛羊不就是那一個個可愛的音符，耳邊傳來的不就是黃土高坡上的信天遊。接着，詩人運用其豐富的想像力，豪邁奔放的心，大刀闊斧地邀請大江大海、高山峻嶺一起合奏大時代最輝煌的頌歌。此詩雖然文字淺白，但卻意義非凡。可謂詩中有畫，畫中有意，大手筆的藍圖，自然率真的心，不斷抒發了詩人對祖國的祝福，抒發着對這片神聖偉大土地的熱愛。

時代在飛速前進中，時間不允許我們糾結在“甚麼才是好詩？”這種沒完沒了的討論中。事實上，這早已在二十年代聞一多先生《詩的格律》中有了定論。中西文學理論對詩歌的一些看法，也是圍繞“詩歌應該如何立命？”“怎樣通過詩的表像發覺時代的內在”來討論。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的說法是：「每個詩人都是屬於一個時代。」饒宗頤先生解釋《郭店楚簡·語叢一》講到《詩》是薈萃了古今人的「志」，通過詩可以使民

變化氣質，從而體現到古人立言的心意。

但凡優秀的文學作品，都需要經得起時間的推敲。在顯微鏡下任由歷代讀者放大、觀察、分析、解讀。平庸的文字經不起這樣的監視，停留于表面的文字也必定會被時代而淘汰出局。「五十六個民族同聲歌唱祖國」這首詩音節抑揚頓挫、聲調回環反復，格式對稱、詞藻淺顯，適合傳唱，是一首可以展現時代、代表中華兒女心聲的時代之歌。

五十六個民族同聲歌唱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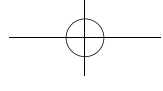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張繼征

在金秋共和國誕生的時刻，
讓我們五十六個民族共同慶賀；
用我們五十六種激昂的鄉音——
同聲歌唱偉大祖國崛起的歡樂！

用珠江水寫詞請興安嶺譜曲，
用黃山松作筆以泰山石為墨；
用大草原記譜在黃土坡配樂，
譜一曲大時代最輝煌的頌歌！

請長江浪領唱邀昆侖山指揮，
請黃河濤打鼓任南海潮唱和；
請黃果瀑吹奏與日月潭彈琴，
唱一曲新世紀最雄偉的贊歌！

在金秋共和國誕生的時刻，
讓我們五十六個民族共同慶賀；
用我們五十六種激昂的鄉音——
同聲歌唱偉大祖國崛起的歡樂！^①



又見芬芳

——《向雲新詩選》序

■ 吳長青

向雲先生是一個癡迷詩歌的人，一直都在為詩歌而奔走，然而，在他的詩中一絲也看不出他輾轉遷徙的人生軌跡。是詩歌彌合了他的足跡還是他的心路歷程撒滿了詩歌的鮮花，只有芬芳而不見滄桑。

因此，在向雲的詩中深藏著一種別樣的芬芳，讓人讀來清新別緻，即使是那些日常的意象也絲毫沒有暮氣與沉鬱。這與向雲詩歌中的激越與奔騰的情感是緊密關聯著的，在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的詩裡可以看到他對生活的鍾情與誠樸。

在這本《向雲新詩選》中，向雲先生是懷著一種“芬芳”的詩情，向喜歡他的人展示了他的才華以及他對詩歌精神的敬畏。與一些只求形式的詩人區別最大的是，向雲總是在用他的才情把心中的詩情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呼告出來，有直抒胸臆，有充滿哲思，還有大量的自省與自審，正是這種精神指向顯得詩歌的形式的自由並不僭越詩情的展露。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來，向雲的詩歌是他生活的形式，詩與他的生活乃至生命息息相通，詩歌的形式也可以看著他的精神的圖譜。

向雲的詩是縱橫交錯的，既有抽象的精神意象，比如深沉的懸思和低徊的幽靜之思，也有對自然靜物、玄法的具象描繪，還有對日常情感的提煉與昇華。一種貼己的芬芳油然而生，讓人讀來，猶如在與心愛的人無拘無束地拉著家常。這樣的煙火氣其實是詩歌的本象，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內，這種煙火氣消失了，詩歌的面目變得青面獠牙式猙獰或是油腔滑調式的做作。令人生厭也嚴重踐踏了詩歌本該有的尊嚴。

生活中的向雲先生是個極其謙恭的人，對藝術充滿了敬畏，同時對藝術的憧憬以及對當下詩歌的熱愛則完全是一種只有信仰才能辦到的堅持。這是非常珍貴的精神品質，也是那一代知識人的精神氣質。詩如其人，讀向雲的詩同樣可以讀出其中深藏著的自謙與自我審視，這是詩的內在修養之一，完全可以與人品和精神氣質想媲美。這是一些普通詩人日常中所缺失的。在這個層面上來看，向雲開創

了一種新的詩歌關懷的方式。

我無意在此處胡亂地吹捧向雲先生，他是值得我尊敬的長者。他身上散發著智慧的芬芳，讀他的詩使人極易沉浸在他所營造的詩境中，駐足長思，韻味無窮。

令我驚訝的是，向雲的愛情詩寫的如此盪氣迴腸，或是纏綿悱惻，或是百般低徊。我在他的詩中仿佛看到了這樣一位女子，冷峻而決絕，詩人在處理女性意象時極其優雅地把生活的問題巧妙地轉化為精神的追問，世俗的抗爭，人情的冷暖，都在詩中一一得以呈現。詩歌藝術語言上的嘗試使得他的愛情詩搖曳生姿，意象紛呈，那股“芬芳”沁人心脾，久久回蕩。

向雲用他的詩歌經歷告訴世人一個樸素的真理，詩歌的幽靈是不會隨意降臨到一個人的枕邊或者手心的，只有心中有芬芳的人，才能獲得這份桂冠，也只有觸摸到詩歌“桂冠”的人才會真正明白：芬芳既不是用來贈予或是施捨的，而是植根於心田，在靈魂裡生長，直至砥礪到精神世界裡的那種體驗，才是揮之不去，歷久彌香的自我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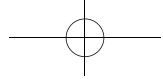
如此說來，我推薦向雲的詩，也是受到了一種精神的感召。甚至受到了一種歷練與昇華，所有這些都化在我的心裡，在匆匆之間草就以上感性的文字，說出我對向雲先生詩歌的淺陋的認知。與其說是推薦不如說是我的真實的心得。虔誠地與讀者分享，真誠地向詩人討教才是我寫下以上文字的真正初衷。

寫詩的人是幸福的，讀詩的也是如此。期待向雲先生用自己的幸福向詩界傳遞出更為深刻的對於幸福的一種精神追尋。

向詩不老，芬芳依舊！^①

2017. 9.10 北京

吳長青：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評論家協會網路文藝委員會委員，三江學院教授。



【詩品】

讀陳利平的詩

■ 劍 厚

始得善終，不忘初心

文/陳利平

始得善終 不忘初心

輕巧的 一句許諾
你可知道
許諾的 做了多少的 事情 來滿足
很多時 已經很累
當轉過頭
累極的 看到你的眼 過後 笑最初

不去想 你的心底
澀如青果
心底的 夢想讓你去 努力 或追逐
若沒有 理解懂得
那就隨緣
懂你的 一直陪伴著 嗟嘆 未必苦

名與利 讓你迷惑
孰是孰非
迷惑那 眼前繩頭利 管他 且妝沐
語梵音 靜荷月下
惜包容 任由借感恩 祈求 永祝福

不忘初心 始得善終

【劍厚讀詩】

這是一首陽光心態的正能量的詩意書寫。

詩人沒有說教，皆為從純潔的靈魂深處，自然流水般的柔柔傾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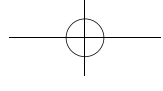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始得善終，不忘初心”，此語耳熟能詳，但詩人有著別樣的解讀。

詩人開篇，首先由許諾與踐諾切入，舉重若輕，將踐諾所要付出的艱辛與代價，以當擔和承受後，笑對最初而坦然面對。這是勵志的陽光心態。

人，皆有夢。夢的美好，要腳踏實地地追求。追夢的路，腳下的，不是平坦的，心裡的，也是千回百轉的。一個自我，在否定另一個自我。要懂別人，也需要別人懂。當外界與內心碰撞，當現實與夢相交鋒，當自我與自我對抗……一種包容和自信的心態，就凸顯出衡定的超強威力——懂你的，就會一直陪伴著，有陽光與心靈同行，追夢的路，未必苦！

社會，是個人人生大舞臺，我們每個人既是演員，也是個觀者；社會，也是個名利場，更是個是非地。赤條條來赤條條去，紅塵盡處，皆為浮雲。靜荷月下，梵音輕嫋，禪意胸生，永懷感恩心，潛心祈禱福到天下，人生，自我……不忘初心行，始得善終來…… ①

李建厚，筆名劍厚、《關東鹿鳴》主編，
《古風論壇·劍厚讀詩》執行主編，中國唯美詩
歌聯盟《唯美詩評》版主；中國青年作家學會理
事，中華漢詩聯盟特約詩評人，鳳凰詩社詩評，
中國詩歌網湖北頻道及《湖北詩人》微刊紙刊編
委會詩評，文化與傳播策劃人。



一代人的蘇俄情結

——讀吳國梁的詩詞《俄風蘇情》六首

■ 徐國強

月初，安徽作家、詩人吳國梁兄寄來他最近暢遊俄羅斯的六首詩詞，總題為《俄風蘇情》，再一次激起我們同時代的一代人的蘇俄情結。

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剛剛成立，把前蘇聯看為社會主義老大哥，許多東西都是學習蘇聯的榜樣，從文化教育，到社會經濟建設，再到生活的各個方面。中蘇友好，幾乎整整維持了十年時間。因此，成長和生活在那時的一代人，對蘇聯有著濃厚的情意結，有一種嚮往。

那時最流行的一句話，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人們把蘇聯革命的成功，看成是中國革命的動力和榜樣。在小學語文課本中就讀到「卓婭與舒拉」的英雄故事；少年與青年時期又風靡保爾柯察金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喜歡音樂的人們，許多時候沉醉在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優美旋律和迷人的意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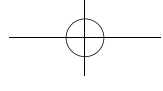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而後，從六十年代初，中蘇關係迅速轉壞，甚至發展到兵戎相見的境地。儘管如此，蘇俄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仍然沒有消退。記得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們有一小段時期住在安徽馬鞍山市，那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中期，文化生活極

為匱乏，但馬鞍山市內的電影院裡，每個星期都播放《列寧在1918》和《列寧在十月》等蘇聯電影。

再後，1991年，蘇聯解體，走過艱難跌宕的歲月，俄羅斯成為金磚國家的一員，又以大國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臺上。而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了，人們的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開始大量出國旅行。不少人第一時間就是選擇到俄羅斯看看，以滿足多年前對這個鄰國的好奇和想望。

據瞭解，俄羅斯的旅遊業並不十分發達，目前能去的地方主要是莫斯科和聖彼德堡。國梁兄的詩詞《俄風蘇情》也是寫這兩個地方。

第一首《秋夜雨·莫斯科紅場》，紅場為人們所熟悉，和第二首《一落索》寫的阿芙樂爾巡洋艦一樣，講蘇聯的革命歷史離不開它們。詞的上半闕寫廣場上所見，下半闕寫廣場上所為所思。起句「紅牆歲立紅塔屹」，用「歲立」形容紅牆形象準確，有氣勢，但「屹」單獨用來形容紅塔，讀起來幾乎不是很受用。這和下面的簡稱「衛戰」、「莫河」都是看得懂，但用詞不夠精確，不夠美。還有，這一首用了兩個「鴿」字；下一首用了兩個「艦」字，並非一般的疊字，是



否必要，可以商榷。

誠然填寫詩詞猶如「戴著鐐銬跳舞」，是有一定難度的，因此有可能出現上面的用詞不精確和不夠美的地方。不過，如果能達到進入古典詩詞的自由王國，這類問題是會很少見的。再說，雖然出現重複的字也有先例，但是必須有好的意象和意境，有連續性和必要性，讀者自然不會去計較重複的問題了。

《一叢花·新聖女公墓》，寫了我們熟悉和敬重的蘇聯女英雄卓婭的墓塋和雕像。「萬里慰英魂」，和「幾代國勳，千年史祀，朗朗耀乾坤」都是不錯的句子。《醉春風·皇村普希金雕像》寫我們熟悉的俄羅斯偉大詩人普希金。上下闕的三疊字「覓、覓、覓」和「惜、惜、惜」，把詩人「索句費吟哦」的追求精神和對詩人「決鬥猝倒應槍聲」的不幸遭遇的深切遺憾盡現無遺。讀到這裡，我無端想起了詩人陸放翁的「錯、錯、錯」和「莫、莫、莫」的疊句詩。「心頌自由，筆書人性，詩壇傲踞」，歌頌了詩人在詩壇的成就和地位。最後，用「綿綿追憶」表達了對這位桂冠詩人長遠的懷念和敬意。

在中國，蘇俄的夏宮沒有冬宮聞名。《秋波眉》寫夏宮的環境位置，突出噴泉美景。其中「參孫搏獅」的神話故事出自《聖經》，在歐洲頗為流行，許多國家都有它的雕塑。而《畫堂春》寫的就

是阿芙樂爾巡洋艦炮擊的冬宮，發生著名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地方。冬宮現在是著名的博物館，供人們參觀。參觀冬宮，有「穿越時空」的感覺，「世珍國寶錄文明，博物豐功」，頌揚切合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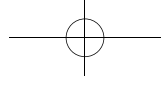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採用中國古典詩詞的形式，抒寫異國風情和寄興，是一種有益的嘗試。早在去年和今年初，國梁兄已經兩次寄來遊澳洲、紐西蘭及遊美加的詩詞作品12首，可見他在這方面是鍥而不捨，用了許多功夫的。

我在悅讀和欣賞這些作品時，發現每一首詩詞都採用不同的詞牌。如這次6首詩詞分別用了《秋夜雨》、《一落索》、《一叢花》、《醉春風》、《秋波眉》和《畫堂春》6個詞牌。我向國梁兄求證，原來他有兩本詞譜，大約有兩百多個詞牌，他計劃每一種詞牌都寫一下。我聽了吃了一驚，這又是一種勇敢的嘗試了。嘗試就是探索，雖然不一定很成功，但詩人享受了過程，取得了經驗，邁出了可貴的第一步，今後就會有第二步、第三步了。

本人雖然也愛好古典詩詞，但只限於閱讀和欣賞，對詞牌、詞韻和平仄沒有研究和實踐，因此不能在這方面有所批評。

在中國古典詩詞的新園地裡，能否栽種幾棵別有韻味的小花，我期待國梁兄的詩筆。㊟





不負時代賦予的莊嚴使命

——周思明的文藝批評

■ 陳 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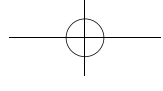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近期，為紀念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香港文聯和深圳市福田文聯聯合編著一本詩文集《紫荊花紅漾港深》，作為該書的一個搶眼的亮點，周思明評論蔡麗雙、張詩劍、孫重貴、梁鳳儀、黃惠波、黃萍、陳浩等深港兩地作家作品的評論文章被作為主編的筆者悉數收入。對此，香港著名詩人、文學博士蔡麗雙女士也頗有共鳴，可謂“心有戚戚焉”。蔡博士評價周思明，“光昌流利，公正雋永”。的確，周思明在評論作家作品時，總能以全球化視野予以觀照，在公正客觀的文字中，凸顯真實，誠懇，深刻，具有鮮明的文藝批評特色和突出的審美風格辨識度。

身為一名長期辛勤耕耘在文藝評論原野上的資深文藝批評家，也許周思明的名氣不像當今一些文藝名流那般家喻戶曉、廣為人知，但如果看看他的簡歷，那也是腳板底下綁大鑼——響噹噹硬邦邦！周思明，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文學評論委員會委員，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深圳市福田區作家協會副主席。我國著名中國現代文學史專家、文學理論家黃曼君先生門下碩士。出版專著《解構與重構》《全球化視野與新都市語境——深圳文學30年論稿》《意義的重建》等多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學報》《中國藝術報》《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文藝評論》《南方文壇》《名作欣賞》、《長江文藝評論》《粵海風》《文學自由談》《文藝評論》《揚子江評論》、中國文藝評論網微影評、央視快閃影評等發表文藝評論700餘篇。不獨學術論文、文藝評論，周思明還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作家，曾在全國許多報刊雜誌發表許多小說、散文、雜文、詩歌等作品。其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

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馬克思主義文摘、紅旗文摘、作家文摘、中國當代文藝文論選等全文選載。其文藝評論及作品分獲國家省市獎多項。

每當筆者閱讀周思明的文藝評論及文學作品時，便會進入中國古代詩人李商隱“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的崇高意境。一直以來，周思明從事文藝評論都以鮮明的思想性，感人的藝術性，創新的開放性，形式的多元性，解構與分析大量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感性和理性交織，靈魂和肉身膠結，持論公正，辨析有據，以理服人，實事求是。他的文筆如行雲流水，深入淺出，以豐富多元的文藝理論剖析文本、啟發讀者，“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他特別重視學習古今中外經典理論大家的典籍著作，吸其精華，為批評所用，舉凡讀過周思明的評論文章和瞭解他的默默耕耘做派的圈內人士紛紛贊曰：這是一名真正的文學評論家，一個不可多得的恪守文藝批評職業道德倫理的批評家。

周思明確是一位氣度不凡的批評家。有道是，天才出於勤奮。他就是一個秉燭夜行、潛心評論、才思敏捷、好學不倦、甘當園丁的腦力勞動模範。遠的不說，內地不說，深圳特區建立近40年來，他在此地先後寫作發表大量評論文學、影視、曲藝等方面的文章。深圳、廣東乃至全國的許多作家藝術家以及無名作者的作品，都曾有幸得到他的評論。寫作習慣使然，職業敏感使然，只要在報刊上看到讓自己感到有評論價值的新作品，無論作者是誰，有無名氣，評論以後其做何反應，他都會義無反顧，奮筆疾書。在評論中，他從不因為評論物件身份如何而採取多重標準，而是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經過他評論的作家、藝術家和業餘作者，何止



成百上千，發表和出版的相關專著、文章已達數百萬字。

著名美學家彭立勳前不久撰文指出，作為一位具有文化自覺意識、堅持獨立思考的文藝評論家，周思明深諳文藝批評的現實品格，堅持在場的文藝批評，聚焦對當代文藝思潮、現象、作品進行梳理和評論。他的文藝批評，理論性與實踐性相結合，熔思想價值、審美價值、認識價值於一爐，具有較強的學理性和啟迪意義，為當代中國文藝尤其是深圳文藝的建構與發展，提供了有建設性價值的理論參照，在當代文壇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作為周思明的老朋友，筆者曾拜讀過他的專著《全球化視野與新都市語境——深圳文學30年論稿》《解構與重構》《意義的重建》等多部文藝批評專著，及其發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中國文藝評論》等全國主流刊物上的許多文藝評論文章。周思明的文藝批評專著和文章，內涵豐富，觀點新穎，論述生動，涉及面廣，涵括文學、影視、曲藝、音樂、美術等跨文體、多門類的價值評判，評論物件包括深圳和全國各地的作家藝術家及其作品，對深圳本土文學評論，更是傾注了大量心血和氣力，可以說，他是一位勤奮耕耘而頗多建樹的文藝批評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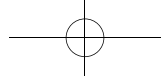
為了寫作這篇文章，筆者專門採訪了周思明本人。電話中，他爽朗一笑：真想知道我對文藝批評的想法？那就請讀讀我的一篇評論吧，答案就在其中了，呵呵。按照周思明的提醒，我搜到了他所說的那篇妙文。在該文中，周思明開誠佈公地指出：文藝批評走到今天，未必像一些人詬病的那樣，一無是處，千瘡百孔，但也的確面臨不少問題。分析起來，文學批評的迷失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某些批評對文學事件似乎比對文學作品更感興趣；二是文學批評幾乎變成了一邊倒的文學吹捧；三是文學批評圈子化。在此態勢下，文學批評逐漸失去與大眾對話的勇氣和文化建設的功能。換言之，如今文學批評乏力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匱乏批評的能量與能力，也不是理論資源過剩或不夠，而是文學批評者的倫理維度和美學維度的主體性嚴重缺位，是批評家在文化多元化與消費主義盛行時代，失去了其本該固有的倫理立場，因而無法堅守批評家的社會責任感。

周思明感歎，置身資訊爆炸的互聯網時代，我

們其實並不缺少有實力、有才華的批評家。問題在於，有些人借助媒體的力量掙得“批評家”的頭銜，卻于陶陶然之餘丟失了起碼的人文關懷。一些批評者的文字遠離了具體的作家作品，沾沾自喜於宏大敘事，高坐講堂，自說自話。也許在他們眼裡，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論工程太小，收益甚微，以其“才華”“能力”，乃是高射炮打蚊子，“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隨著一些批評者的出場費、講課費、稿費等的日益攀升，隨著其“生殺予奪”大權在握的沾沾自喜，他們作為批評家的真誠與力量也日漸流失。

有鑑於此，周思明堅持認為：批評家的責任是培育和引領，而不是迎合和屈就。以批評家的良知和擔當，必須堅持思想和藝術標準，要在大量潮水般湧來的文藝作品中披沙揀金、去粗取精，將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高度集中的精品佳作淘選出來，推介紹給廣大讀者，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和積極健康的時代風尚，這才是批評的價值所在。那種將商業標準凌駕於藝術標準之上，被市場牽著鼻子走，不是引領市場、引導消費，而是淪為市場的推手、金錢的奴隸的所謂批評，是與人民利益、社會效益格格不入的，必須堅決抵制。

在我看來，周思明的文藝批評之所以受到業界關注和歡迎，原因固然不止一二，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問題意識”。這也是當今大資料時代進行批評最應強化的意識和能力。在角度選擇、理性應對之後，“問題意識”通過自身可以轉化為“價值關懷”的高度。而定位視角則是評論家們所說的“角度選擇”，在批評展開時乃是“關鍵字”。批評作為特殊性的創作，角度選擇是切入點也是關鍵點。從某種意義上說，“問題意識”的自覺以及它對創作走向的預測和把握，都深深維繫於批評的“角度”。更重要的還在於批評的切入點，雖然不能不受“個人之心得”的影響，但一定要有“天下之公器”的胸襟。然後，就是說真話的勇氣。顯然，說真話就會得罪人。但是，周思明作為一位有社會責任感的批評家，已然具備說真話的氣概。對此，周思明語氣鏗鏘地說：既然選定文學批評這條道路，就要堅定信念，堅守責任，堅持到底——這是一個時代賦予我們文藝批評者的莊嚴使命。誠哉斯言！善哉斯言！壯哉斯言！^①



【創作心語】

詩劍

文學探索與創作之旅

■ 陳慧雯

我對文學的熱忱跟自小家庭教育的薰陶密不可分，這份熱忱一直伴隨著我由校園走上社會都在探索，直至踏上文學創作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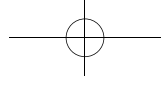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2006年，我集中精力研讀《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它是威廉·莎士比亞於1609年發表的十四行詩體裁詩集，共154首，在莎翁全部作品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正如英國詩人華茲華斯所說“用這把鑰匙，莎士比亞打開了自己的心扉”，就著這些作品的特點，我做了一系列的剖析與探討。莎翁將十四個詩行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三個四行，第二部分為兩行，每行十個音節，韻腳為：abab, cdcd, efef, gg。在行數、韻式、音組、起承轉合等方面，構思精密譎異、詩情迴環跌宕、手法嫺熟靈活、語言詞藻華豔，兼且韻律編排錯落有致，通首無一澀筆渾化蘊藉。詩歌內容主要以紅顏莫求寢食難安、韶光易逝人生苦短等為題材，摒棄了個人情緒日記式的宣洩，體現了直面現實以及自我完善情操的廣闊胸襟。最使我心儀之處是，莎翁的十四行詩總是抹上了一層舞臺戲劇化的色彩，繁複的長詩句意象變幻多姿，於整飭綿密的方塊陣容盡顯文心之細，往往在詩歌最後兩行揭示旨意，既是點睛之筆，又是一聯警世寄語。十四行詩有嚴格的規則，正所謂“戴著腳鐐跳舞”，而對於詩藝高超的莎翁來說，卻遊刃有餘。

我沿著大師的足跡踽踽而行，陸陸續續創作

了200多首十四行詩，發表了《年輕的日子裡》和《彷彿水晶》兩本個人專集，並於香港成立了首個十四行詩歌研究會，在香港文壇引起不俗反響，一些知名作家前輩關注並為我的詩歌寫了多篇評論，其中有：香港《大公報》前高級編輯、中國新聞社中國稿編輯夏智定作家的《探索之美與美的探索》；香港浸會大學博士陳德錦教授的《淚之瞳》；香港報社資深評論員李幼岐老師的《陳慧雯的十四行詩集》；中國內地著名文學評論家吳長青先生的《愛的獨白與擬喻》等。

2010年，我致力於研究新詩，它不受傳統的格律要求限制，在節奏、形式、題材的種類上都非常自由，我創作了150多首新詩。2013年，為了提倡創作風氣，培養寫作興趣，應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邀請，我與陳德錦博士等著名作家，為《青年創作坊》開設講座，指導青少年如何寫新詩，受到青少年的歡迎，獲得好評。逐步地，我把創作範圍擴展至散文詩、小說與文學評論（包括詩歌、散文詩與小說評論等）。同時期，為了推動中國古詩詞文化的發展，讓更多中華兒女領略它的博大精深，我又著手古詩詞的創作。

我的作品散發於海內外各大媒體，例如：香港的《文學報》、《香港作家》、《香港書評家》、《香港文藝報》、《大公報》、《圓桌》、《海峽情》、《香江藝林》、《文綜》、《橄欖葉》、《流派》、《工人文藝》、《香



港詩人》、《新少年雙月刊》以及新詩.com網路等；美洲的華文詩刊《新大陸》、《休士頓詩苑》等；臺灣的《葡萄園》、《乾坤詩刊》、《野薑花詩集》和《兩岸詩》等；內地的《世界漢詩》、《詩歌月刊》、《香山詩社》、《春水》、《港臺文學選刊》、《太陽詩報》、《深圳詩人》、《綠蔭詩報》、《九月詩刊》、《詩篇》、《情詩季刊》、《雷州新詩》、《長江詩歌》等等。

我的詩歌與評論被入選於2011年《中國詩歌十大民刊年選》、2014年《珠港澳詩選》、潮港詩選《大海在其南》、《十一詩章》、台港愛情詩精粹《風過松濤與麥浪》、2015年的《香港文學促進協會作品集》；我的散文詩連續4年被入選於2012至2015年的《中國散文詩人作品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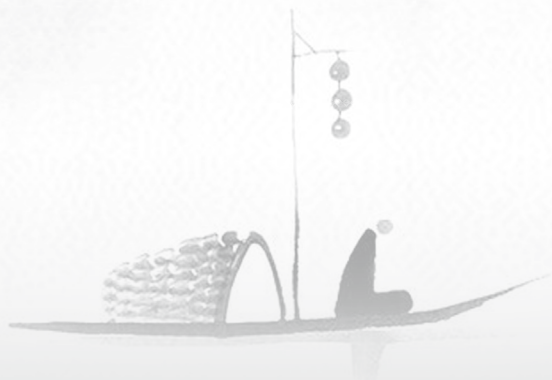
2015年首屆淮港兩地“漂母杯”母愛·愛母主題散文詩歌大賽由淮陰區人民政府和淮安市港澳事務辦公室主辦，香港中華文化總會、香港衛視、香港文匯報、香港摩聯文化傳媒、香港浸會大學等協辦，面向香港作家、詩人、學生及各行業的文學愛好者徵稿，我的組詩《生之重軛》獲得詩歌大賽三等獎。頒獎典禮在香港浸會大學隆重舉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教育部副部長、巡視員莫錦強，文體部副巡視員曲柏友，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副局长許曉輝，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體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等嘉賓、領導都出席了頒獎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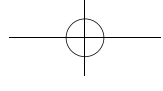
2013年1月，我參與了由香港文學促進協會發起的、新紀元香港作家文叢續集的編輯工作，六位作家集結而成的一套《家國清懷集結號》終於誕生了！2013年初至2015年底任《香港詩人》執行主編。

作為教師，在傳授文學知識方面，我也收穫頗豐，例如：2015年12月，我榮獲第二屆“中華情·少年夢”海內外中華少年兒童徵文大賽小學組優秀指導教師獎，本人學生榮獲小學組一等獎。2016年8月，我榮獲中國·江蘇第二屆全國少兒詩會創作大賽“童心理的詩篇”優秀指導教師獎，本人學生榮獲詩歌二等獎。

文學探索與創作之旅依然路遙漫漫，這是一個淨化心靈滌蕩靈魂的驛途，我涉獵的領域只是方寸一隅，可以有詩歌的曼妙音婉、散文詩的雋永澄澈、文學評論的謹嚴清明……未來預見，沿途風光必然旖麗多彩。①

作者簡介：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副秘書長、香港文聯副秘書長、香港作家聯會理事、香港多元藝術研究會秘書長、香港新詩學會理事、香港小說學會理事、香港孟子學院副秘書長以及文化藝術部常務理事、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海峽情》刊物編委、香港《雋藝文物》雜誌社執行編輯以及《香港詩人》前執行主編等。





金庸的業餘愛好

■ 李遠榮

九八七年創刊的《資本雜誌》，將金庸列入「香港億萬富豪榜」排名二十七，他是百人名單的大富豪中唯一的作家，當時他名下的財富估計有八億港幣，包括明報系的股權、小說的版權及大量物業。

金庸的學名叫查良鏞，金庸是他的筆名，從「鏞」字拆出來的。他小名叫宜生。

金庸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六日出生於浙江省海寧查家。他在家鄉念小學、中學，後因日軍入侵江浙，他隨家人去重慶，考上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大學畢業後，他到中央圖書館的閱覽組工作，這給他博覽群書的大好機會。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金庸回到故鄉，在杭州《東南日報》當記者。不久，他去應徵做《大公報》電訊翻譯職獲得錄取。一九四八年《大公報》香港版復刊，他被調到香港來，所任職務仍是國際電訊翻譯。其後，《新晚報》創刊，金庸又去該報編輯副刊「下午茶座」，並以林歡為筆名在該副刊撰寫影評專欄。

根據名報人羅孚早幾年在《新晚報》所寫的一篇雜文說，金庸是在他的鼓勵下嘗試寫武俠小說的。據說，金庸當時對寫武俠小說一點也沒有把握，寫來只是玩玩。然而，寫出《書劍恩仇錄》後，受到讀者熱烈的歡迎，欲罷不能，只好一篇篇寫下去。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是發表在《香港商報》。

金庸在寫了十四部長短不同的武俠小說後，已

經不再寫武俠小說了。他把這十四部書名串成一對聯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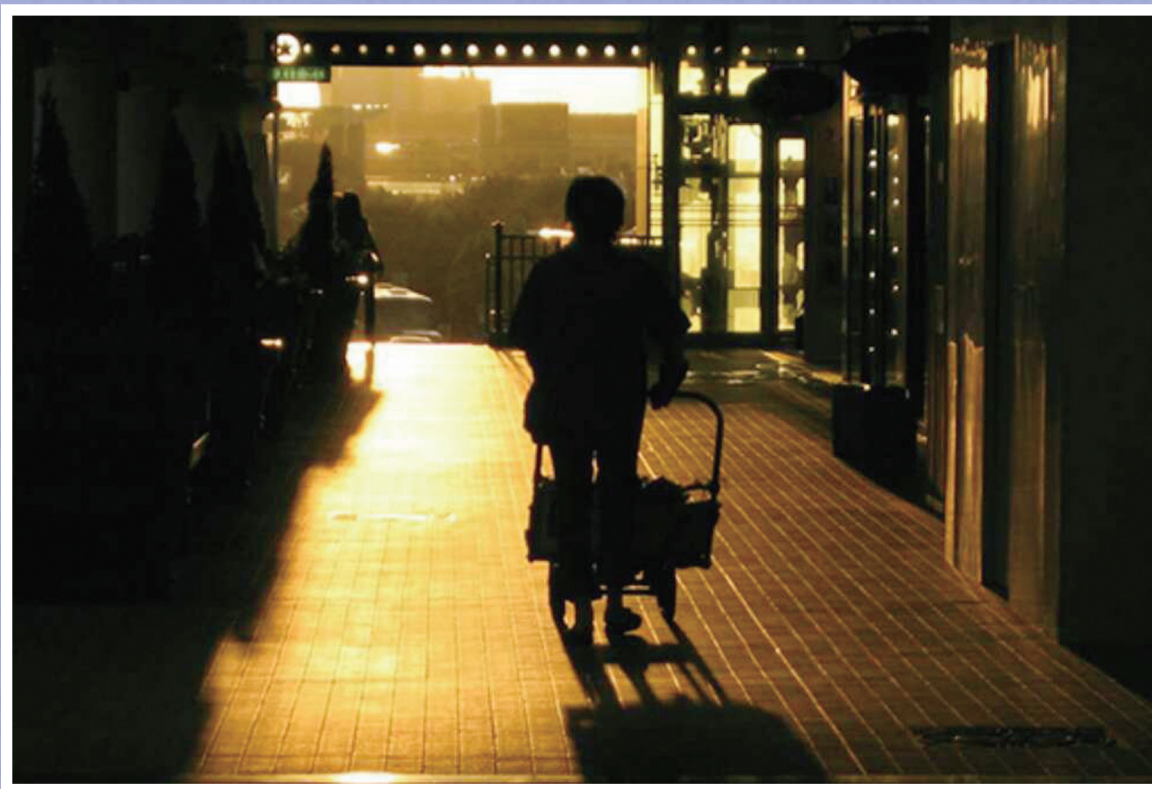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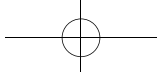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金庸除了博覽群書、潛心寫作外，最大的嗜好是玩撲克、玩圍棋和研究佛經。

打沙蟹，金庸是一流高手。圍棋也是金庸的最大嗜好，尤其是他的長子逝世之後，對圍棋的愛好尤勝於昔。為了切磋棋藝，他曾用高薪聘請了兩位中國大陸的圍棋高手住在他家里，日夕跟他下棋。金庸也喜歡收集名家字畫，但在他富麗堂皇的家中，卻不掛任何字畫，只懸掛一份日本棋院贈送給他的圍棋段數證書。金庸迷於圍棋、棋具的收集也相當盡力。有一次，一位職員在金庸豪宅中赫然見到只有在「肉檯」上才看得到的「大砧板」，以為老板要轉行開「豬肉店」。經金庸解釋，把「大砧板」掰開，原來是一株千年古樹原塊木頭制成的一只棋盤，購自日本，購價是一萬美元，而且是向棋店老板苦苦哀求他才肯出讓。

金庸對佛經的研究是孜孜不倦的，他花了大量的心血把佛經中的故事、經義，全部編寫成為可以瑯琊上口的詩歌，為數不下數百篇。如果出版，這也算是他除了武俠小說外的另一巨著吧！

金庸是香港作家聯會的名譽會長，我是該會的秘書長。早年，金庸經常來參加作聯的活動，所以比較熟絡。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卅日，他贈我一對銜名聯，寫道“遠行萬里、榮耀千載”，我非常喜歡，一直珍藏着。^①



生 活 ——拾紙皮阿婆的一天

攝影／配詩 唐至量（香港）

似晨曦，驅走了一夜的幽暗
面前 展現出一片光亮
推著小輪車
就像推著一天的希望
孱弱的腳下一步一聲鏗鏘
邁出的是自食其力者的堅強
生命的尊嚴在摩天大廈間彌漫迴響

又好像是一抹晚霞
由燦爛漸漸轉而昏黃
孤獨的背影拖著蹣跚步履
空曠的小輪車上
滿載的是一輩子的失望
大都會燈紅酒綠的繁華似乎與你不太相干
長長的斜影掩不住生活中那一分沉重的淒涼

二〇一〇年十月七日